

18 MAY 1935

請交換

國專月刊

恭錄
圖

◀ 第一卷 第二號 ▶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四月十五日出版
無錫國專修學校自治會發行

本 期 目 錄

陳石遺先生全書總序	唐文治
孝經曾子傳講疏	顧 實
華古廣金石題跋	曹 銓
二十四史研本沿革考	王紹曾
朝鮮史略	虞景純編
周子通書今釋	劉斯楠
鄭子尹詩論略	錢大成
金石瑣錄	蘇瑩輝
列子札記	張懷民
凝寒室詞話	徐興業
詩詞	馮振揚鐵夫等
國風社詩選	國風社
校聞	編者

唐鳴鳳律師受任無錫國學專

修學校國專月刊法律顧問

通告

茲受任國專月刊常年法律顧問
嗣後凡關於該月刊應享之法益
有侵害之者本律師依法盡保障
之責此啓

事務所 無錫西水關

電話 一一二九號

驚人消息！

兄弟攝影社

特別大貢獻

二寸美術照相六張洋六角贈十寸皇家
味紙放大一張四寸摩登布紋紙四張一
元贈14寸皇家味紙放大一張

▲藝術照相 出門攝影▼

▲精究放大 一律對折▼

為君留紀念 為君保青春

惟有請到

兄弟攝影社

價廉物美
保可滿意

◀一十九百八話電路園公錫無址地▶

陳石遺先生全書總序（續）

唐文治

先生文集十二卷。續集三集四集若干卷。自敘謂生平無韻之文。無慮二三千首。教授京師武昌各學校。說經之文數百首。論史之文數百首。論文之文百十首。佐幕臺

。是以神明完固。眉壽而無有害。同光以來。斯文衰敝。如先生有幾人哉。故欲知先生之文者。當知先生之為人。學先生之文者。當師先生之行。

北武昌草奏札數百首。居上海十年。壽言數百首。雜報論說又數百首。少時里居課經義治事詞章於書院者不數焉。今擇稍雅馴者都爲一集。餘皆不願存。其編次體例。則取真諷訓誥。左氏傳易繫辭傳以文體之先後出爲序。與他集特殊。昔姚姬傳與魯深非書。謂接其人知爲君子矣。讀其文非君子不能也。夫讀其文何以能知其人。姚氏之旨安在。蓋意者心之音。言者意之表。文則合意與言而成。讀文而諷其音。則凡人之性情心術舉以駭焉。以意逆志。必能得之。此造物賦予之靈覺。人莫能掩焉者也。是故文之博大昌明者。必其人之光明磊落者也。文之精深堅卓者。必其人之中正篤實者也。至於圓熟軟美粗厲乖僻。則其人之浮滑傲復。亦可推而知。先生爲人清剛。故其氣適。其體曲而直。其辭矯以健。於子厚介甫爲近。而不可繩以家數。他人號爲古奧。或出於作爲。先生則純任自然。不務雕琢。平淡蒼老中。符采復隱。惟其才華內斂。絕不外露

。余嘗編輯古人論文大義。都三十家。後又選得六家。皆散金屑玉。尙少專著鴻篇。既讀我婁張天如先生漢魏三

百家題辭。服其論人論文悉得其當。而於指不法門猶未盡也。迨讀先生石遺室論文。嘆曰。美哉斯爲文家之秘鑰乎。其論賈誼過秦論。則得開合擒縱之法。其論晁錯書粟疏。則得繁密加倍之法。論賈誼陳政事疏。董仲舒賢良對策。則得工于設喻之法。其論賈捐之罷珠崖對。則得摯古變化之法。其論三國時文學。惟武侯出師表。上變漢京之模。下開六朝之雋秀。而晉陶淵明桃花源記別開生面。則以十三人字三便字三問字三開字兩云字作爲綫索。蓋自來未經人道。摘挾杏微，盡文章之奇奧矣。又唐文粹宋文鑑南宋文節之後。蘇氏天爵嘗編元文彙一書。惟天爵仁宗朝人。元代文未能備錄。先生編元文彙補續十卷。於蘇氏以前未錄者補之。蘇氏以後未錄者續之。亦鉅觀也。

先生名滿天下。藝林中莫不盛稱其詩。已刻石遺室詩

集十卷。補遺一卷。朱絲詞二卷。續集二卷。攝其菁華。大抵清勁曠適。風骨高爽。且時時發明哲理。尤可貴者。蒼老之色。高抗之香。激銅琶鐵板之調。發青松明月之懷。洵屬詩家神境。蓋古來詩人如李杜蘇黃諸大家。莫不好游。自敘謂若自放於山顛水涯。則幼時之流連景光。覽玩物華。意中有欲言而未能言者。將如獲故物如履舊遊焉。可見先生得力於山水之游爲不少也。近時詩家。先生與陳氏散原鄭氏蘇堪鼎足而三。論者推先生東坡。散原山谷。蘇堪荆公。蓋先生平生最喜東坡。間近昌黎。晚年多近香山。要之奄有衆美。不專一家。有欲求之。此其闕矣。

先生詩學精博無倫。所著幾不可殫述。略提其綱。曰編輯類。一、元詩紀事四十五卷。草創於辛巳壬午間。行世已三十餘年。先師沈乙庵先生以朱提一流購之於琉璃廠肆。大加嘆服。厥後遂訂交焉。蓋膾炙人口久矣。二、全閩詩錄四十一卷。初。侯官鄭昌英茂才輯有全閩詩錄。先生審攷原稿。於唐五代家數遺漏尙少。稍又補訂。至宋代原稿僅百餘人。補輯至五百餘人。元一代原稿僅十餘人。補輯至百餘人。而後規模大具。維桑與梓。必恭敬止。用意何其厚歟。三、近代詩鈔二十四卷。初。先生嘗編石遺室師友詩錄三十卷。道咸以來詩選若干卷。後逐漸增益

。遂改今名。斷自咸豐初年。泊於今茲。凡中興名臣暨殉難諸賢。都歸甄錄。或不論其行。僅存其詩。自序謂身丁變風變雅。以迄於將廢將亡。上下數十年間。亦近代文獻得失之林。蓋繼鄭文端會文正遺編。以詩教自任也。四、宋詩選。自李昉迄文天祥。各取所長。精而不隘。此外並有清詩三百首。及漁洋或蘊集小傳拾遺。俱可輔以行世。

編輯之外曰品藻類。一、石遺室詩話三十二卷。襲積舊說。博依見聞。網羅平世詩人著作之可傳者。隱寓闡幽發揚宏獎風流之旨。凡數十萬言。極古今詩話大觀矣。又有續詩話若干卷。辛未歲先生登吾校教授諸生。隨講隨編。尙未刊行。二、鍾嶸詩品平議一卷。嶸評詩分三品。前人已多贊議。先生摘抉疵類。尤嚴於下卷。謂自徐陵新秋李昉英華。以逮張溥之百三家。未聞傳嶸雙字。存其片羽。尙何足論說短長是非丹素云云。可謂洞見癥結。三、詩評彙編共五卷。爲朱竹垞先生所批杜詩一卷。黃仲則先生所評唐詩附焉。錢鐘石先生所批樊榭山房詩一卷。翁覃溪先生所批漁洋精華錄一卷。梁曼雲先生杜園說杜二卷。均附有平議。此數種皆海內寶藏鈔本。先生加以考訂。津逮後學多矣。四、詩學概論一卷。先生論詩原本三百篇。其言曰詩者以言情說理寫景紀事與文同。而所以言之寫之紀

之者。與文稍有不同。及其工也。可謂可讀又無不同。所以古者均謂之文云云。其探本性情。深契周官太史陳詩之精意。合聖門無邪之教。楚詞以下。自漢魏迄宋元明清。博而簡。精而賅。偉觀哉。始終條理。詩學中巧力兼呈矣。

世之崇奉先生者。僅以爲文學家淺已。先生蓋以文學而兼政治才者也。讀其年譜而知之。是譜爲其長君聲暨所編。僅至五十三歲三月止。後爲太原女弟子王真所續。閩業生長青復爲補訂。凡先生事迹著述。以及國家掌故。時事變遷。朋僚酬答。紀載極詳。光緒中葉。新學浮興。先生時佐甫皮張公廣雅於武昌節署。注意實業。振興商學。創辦商務報。其所譯書。先已有商業博物志外。有若商律破產律。有若貨幣制度論。有若商業經濟學。有若商業開化史。有若商業地理銀行論。誠以致富之本。非與商不爲功。蓋與文治數千里而同心者也。湖北官錢局做交子會子。行使官鈔。時有僞造者。先生教以改製暗字銀楮。於是信用大著。由二百萬銀幣。遞增至四千萬。通行十餘省矣。廣雅銳意興學。會庫藏亦立。無所爲計。用先生謀。以停鑄銀元機器試鑄銅元。不數月羨餘銀幣五十萬。釐年溢資二百萬。廣雅用是得盡設施。先生經濟之學。輕重引錢。匠心默運。已爲之兆。惜乎不得大用耳。雖然見龍在田。

天下文明。微論爲師爲長爲君。有造於國計民生一也。

以上先生諸書。如遊名園。如入寶山。如出涯淡望洋向若而歎。然先生所著。猶不盡於此也。禮樂記篇曰。教也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時則傷世。教之失時也久矣。嘗觀光緒初元以來。號爲名士者。或蒐羅僻書。或捫捭隱典。或博會西法。以干當道。謬探虛聲。遂值天下之事。泊乎科舉廢。學校興。壹意放任。紀綱蕩然。流弊更無底止。先生人格嚴峻。懷然不可犯。佐張廣雅幕十數年。官僅止學部主事。絕無干求。而於尊卑長幼之節。矜矜焉不稍假借。奉以爲模範。則秩序可定。氣節可振。禮法可惇。庶幾有焉。詩曰老成典型。先生之謂也。古稱天壽平格。在周莫如召康公。佐文武成康四葉。約二百歲。今考召公之學。見於書召誥者曰。節性性日其邁。見於詩卷阿者曰。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先生日邁優游。際利貞而純元亨之德。歷秋冬而富春夏之氣。其壽當與召公相伴。禮內則篇紀八珍淳熬。非爲食譜也。養老之具也。先生嘗作烹飪講義。意亦猶是。深望異日者政治邦隆。復興養老之典。發咏乞言。先生壽晉期頤。將記爲悼史。維時著作不知又增幾許。文治乎而健在。必再濡染大筆以敘之。先生當以烹飪之精差。酌吾以巨觥乎。歲在旂蒙大淵獻厥月年愚弟唐文治頓首拜序

(完)

孝經曾子傳講疏(續)

顧實

廣要道章第十二

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悌。

實案：「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以教孝教弟之手
段而到達於其民親愛禮順之目的。此儒家唯一希望大
同之方案也。

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

實案：鄭玄曰：「夫樂者，感人情者也。樂正則心正，樂淫則心淫，惡鄭聲之亂雅樂也。上好禮則民易使也。」方今日中國最爲大患者，莫如國樂之不講也。

周人稱備六代之樂，三代之禮，則樂更重大於禮，而富有大同之精神者也。曲禮曰：「禮不下於庶人，故孔子曰：『上好禮，則民莫敢不用情。』」孟子曰：「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亡無日矣。」禮本在上者之所謂講，而下自應之耳。方今中國之大患，又莫如官廳對於人民之無禮，非法逮捕，濫刑慘酷，司空見慣。甚至一細微之民事案件，經年而不能決，故意拖延殃民，猶得謂中國有人道之國家乎哉？

禮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子說，敬其兄則弟說，敬其君

則臣說，敬一人而千萬人說，廣敬者寡而說者衆，此之謂要道也。

實案：鄭玄曰：「敬者禮之本，有何加焉，所敬一人是其少，千萬人說是其衆，孝悌以教之，禮樂以化之，此謂要道也。」由今言之，則敬一人而千萬人說者，今論理學 Logic 上之直接推理也。中心爲忠，如心爲恕，亦即此直接推理而已。故孝乃至德要道，確合今邏輯 Logic，而成立大中至正，最可珍貴之學說焉。

廣至德章第十三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

實案：鄭玄曰：「言教非門到戶至、而日見而語之也。但行孝於內，流化於外也。」此則所謂教者不在於用口說爲教令，但在於身體力行，爲天下之表率法式，而民自化之也。

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君者也。

實案：白虎通曰：「天子不臣三老五更者，欲率天下

爲人子弟。』鄭玄曰：『天子父事三老、所以敬天下老也。天子兄事五更、所以教天下悌也。天子郊則君

事天，廟則君事尸，所以教天下臣也。』如是則所謂『

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者，』非捨其親而親人之親、非捨其子而子人之子也。乃因親其親而亦親人之親、因子其子而亦子人之子也。故曰『天下爲公。』

公之造字、从八从厶會意。厶私古今字。八別古今字。乃本從私而再分別以推之於四海八方也。總之、一

推理而已矣。『東海西海、心同理同、』亦只此推理而已矣。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善乎其言、能得大同之深旨哉！昔周公旦提

伯禽以教成王、亦可謂善教者矣。

詩云：『懷悌君子、民之父母、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

實案：詩大雅洞酌篇文。悌、和平也。鄭玄曰

：『以上三者教於天下、與民之父母。至德之君、能行此三者、教於天下也。』蓋莊生有言：『以仁爲恩

、以義爲理、以禮爲行、以樂爲和、薰然慈仁、謂之

君子、卽此詩稱悌君子者矣。蓋儒家心目中之至德、在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由小康而進於大同也。若

總以行言、道以理言。道重在推理，然德者、仍卽行其道而已。道如今日康運德如今日應用

廣揚名章第十四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

實案：曾子曰：『忠者其孝之本與？』本章蓋孝由

中出，中心爲忠。易其外形之孝、而本其中心之忠、則不獨忠可移於君、抑且可移於天下國家、及任何人、而皆得爲忠也。鄭玄曰：『以孝事君則忠、欲求忠

臣出孝子之門。』此求忠臣出孝子之門一語，古今通諺也。吾華國俗、不若匈奴之貴少賤老者、由教孝也

。今匈奴在吾漠北之雄風安在哉，是亦可徵教孝之大。有造於國脈矣。

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

實案：悌、本作弟、次第也。猶今言順序也。故順可

移於長，謂長上也、官長也。孔子曰『書云『孝乎！

惟孝、友于兄弟、』是亦爲政、』正以推兄弟之愛、則官長亦猶兄弟也。今人於朋友之間、固亦自稱兄弟

矣。

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是以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

實案：『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此家官二者劃

然之大界也。居家理而治可移於官，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原爲一貫之事也。中庸曰：「其次致曲，曲者一隅也。凡從一隅之地，行之有效，推而至於天下四海，苟順人心，何所施而不可哉？是以正其名曰大同者，明不能無小異也。亦可曉然於大同之世，必不能廢家，抑且由家而廣之於官耳。曾子立事曰：「爲善必自內始也，內人怨之，雖外人亦不能立也。」足伸「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之義。所謂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者，法亦盡是矣。

諫爭章第十五

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則聞命矣。敢問子從父之命，可謂孝乎？

實案：前言愛敬者，即慈愛恭敬之略也。慈愛恭敬，安親揚名者，孝親之經常也。未至其權變也。故曾子更進一步而問從父之命，則達於權矣。禮記曾子問一篇，皆窮禮之變。故論語所謂「參也魯，」殆正以其思慮周詳，持重不苟，而謂之魯耳。

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

實案：鄭玄曰：「七人者謂太師、太保、太傅、左輔、右弼、前疑、後丞，維持王者使不危殆。諸侯大夫尊卑、輔善，未聞其官。」然七人五人三人者，大概言之，似不必拘定官名也。詳在中卷三九篇。昔者黃帝立明臺之議，堯有衢室之問，舜有告善之旌，禹立諫鼓於朝，湯有總街之庭，武王有靈臺之復，齊桓有噴室之議。管子桓公問篇則後世御史臺之制，由來遠矣。

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

實案：鄭玄曰：「令、善也。士卑無臣，故以賢友助己。父失則諫，故免陷於不義。」此則爭友爭子，皆以反對爲調和，而救濟人生行爲之過失者也。雖然，爭而不可則止，故又有絕交之友，遠遁之子焉。絕交之友不著，遠遁之子，則有吳太伯王子晉矣。

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命，又焉得爲孝乎？

實案：上文列舉君臣朋友父子而同一有諫爭之必要，此再從父子君臣之通例，而斷言不能以從父之命爲孝也。蓋父命之爲治命亂命，其子乃大有審慎之權衡。故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則明明可改其不道矣。

。孟子曰：『名之曰幽厲、雖有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足見父子相隱、亦止限於可能之範圍。不然、秦伯仲雍逃至荊蠻、何以得稱至德哉？

感應章第十六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

長幼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

實案：自燧人伏羲以來、世有明王、故伏羲畫卦、而乾爲天爲老父、坤爲地爲老母、卑高以陳、長幼有敘、皆由此定也。舜尤大孝、父頑母嚚、弟象傲、烝烝乂、不格姦、故能在璇機玉衡、以齊七政、是舜之事天明也。命禹益治水、則有禹貢山海經、羅列山川之情狀、是舜之事地察也。其時天下之民、比戶可封、故能地平天成、百神效靈矣。

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廟致敬、不忘親也。脩身慎行、恐辱先也。宗廟致敬、鬼神著矣。

實案：上文之事天地、不言郊祭者略也。明堂者、大教之堂也。祖宗太廟之所在也。鄭玄曰：『雖貴爲天子、必有所尊事之若父者、三老是也。必有所先事之若兄者、五更是也。設宗廟四時齋戒以祭之、不忘其

親也。脩身者不敢毀傷、慎行者不歷危殆、常恐其辱先也。事生者易、事死者難、聖人慎之、故重其文也。』夫三老者有三人焉、而天下之大老也。五更者有五人焉、則亦年高而更事多者也。宗廟享之、王看思親之文也。禹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蓋虞夏同風也。墨氏祖夏、抨擊儒文。考西方羅馬舊俗、亦用三牲太牢之養、同符中國。逮羅馬教庭起而始改革焉。惜墨氏當有所改革、今不可詳耳。

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

實案：光橫通用字、尙書堯典之光被四表、亦作橫被、可證也。鄭玄曰：『孝至於天則風雨時。孝至於地、則萬物成。孝至於人、則重譯來貢、無所不通也。』

蓋孝道之感應、若今之無線電、而成爲天地人之一大唯心世界也。佛說三界唯心、萬法唯識、特較吾古聖之教孝、更推廣至於其極以言之耳。

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實案：詩大雅文王有聲篇文。思、語詞。凡語詞無意義無不服也。鄭玄曰：『義取孝道流行、莫不被義從化也。』然猶止言南北東西四方、不若佛說十方之廣大也。十方者四方四維及天下也。故恪遵總理孫公說『講

孝對極點。」不得不再附以佛說報父母恩經矣。

事君章第十七

子曰：君子之事上也，進思進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

實案：此事君章，寥寥數語，而下文之喪親章、倍蓰加詳，則家事易詳，國事乃有司之所守，其典章制度，不遑悉數也。事君即事上也，天子諸侯卿大夫皆各有其相當之在上位也。由今言之，則任何政府之長官皆是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止是進朝退朝時之所為，猶今辦公不辦公，均有職守之所在也。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則不以善惡言，而以美惡言，乃臣下對於君上之所宜為也。今官場猶講體面，由來遠矣。抑將順其美、匡救其惡者，原本詩人溫柔敦厚之旨也。孔子生春秋之世，所以為文也。降逮戰國，孟荀之干世，儒墨之舌戰，乃太失其雍容揖讓之態度，豈非時世為之耶？

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實案：詩小雅桑柔篇文。遐，何也。中心為忠，明愛國愛政府、竭忠任事，一日不能忘也。如是，則國事何患不蒸蒸日上哉？今日中國之大患，正坐官不事事

、太無心肝耳。第觀大官常不到、小官開會度日、在處處，目擊心傷。凡曾一度出重洋者，莫不知外國官場、何等緊張。我國在昔君主時代，尚有所謂宵旰憂勤、而今則仿效外國官場、全失其精神、安得不事事落人後乎？

喪親章第十八

子曰：孝子之喪親也，哭不依，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也。

實案：依當為依之形訛字，臧琳曰：「說文、一悠、痛聲也」引孝經「哭不悠」之文、說文序言論語孝經皆古文、則古文孝經作悠、今文孝經作依、是也。鄭玄曰：「氣竭而息、聲不委曲。」則哭不欲聲有文也。其他若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一切以不文為之。蓋喪親者寢苦枕凶、歎粥而深墨。墨家之瘠墨不文、亦正以類是耳。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也。實案：生性古字通用。無以死者傷生者、故孝子之毀不滅性也。恆人大抵七日不食則死、三日不食則饑虛甚矣。然身體強者轉因饑虛而有瘡病之利益。今世醫藥上又有重大之價值焉。

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也。

實案：武王克商，與太公陰謀，爲三年之喪，令類不善，見淮南子道應篇。無異今之節育主義，可以消弭人口過剩之紛亂。春秋戰國之世，諸侯力政，各蕃其民，以圖增加戰鬪力，故魯滕兩國，猶皆莫行三年之喪。孟子滕文公篇惟儒家甚倡導之，蓋有寓意存焉，其爲弭息人口過剩之計乎？後世服內產子，官列彈章，小民無禁。則所請三年之喪者，適見其「禮不於庶人」也。今民國則官且不須有禮矣。

爲之棺槨衣衾而舉之，陳其簋簠而哀感之，擗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措之，爲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

實案：此諸事，至今普行於上中下三等社會，凡稍有衣食者，無不如率爲天經地義也。羅馬教以前之民俗，亦禁用三牲，蓋三千年以前之孝道，普行中外，所請孝佛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非虛語也。然古者棺外有槨，今罕見之。方曰簋、圓曰盤，今祭器尙有之。男隔女辨，此風則南方希見矣。周禮家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故唐玄宗曰：「宅、墓穴也。兆、塋域也。」然後世青囊之術流行，而相墓又成專家。

之學矣。

生事愛敬，死事哀感，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

實案：天地之大德曰生生，人生萬事，能一一以愛敬二字出之，可謂能盡天職矣。對於死者而懷哀感之心，亦當然之事耳。况孝子之事親也，親其所親，又曷能自己乎？

曾子大孝篇

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不辱，其下能養。

實案下文云：「大孝不匱，中孝用勞，小孝用力。」則不匱者能尊親矣。用勞者能不辱矣。用力者爲能養矣。孟子曰：「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爲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此惟堯舜禪讓，舜之於其父，乃克當此。若世襲之君主，則焉得有此哉？是故孝之至者，必大同世而後可，非小康世所能及也。且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自天子至於庶人，皆可勉爲此尊親之行也。其次不辱，則甯可殺，不可辱。甯爲玉碎，毋爲瓦全。不辱其親者，亦卽所以不辱其身也。其下能養，則曾子之養志是也。而若曾元之養口體，則非也。小於

之菽水承歡，有過於達官貴人之以貪污而養其父母者矣。

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天子可謂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諱父母以道。

實案：公明儀、曾子弟子。先意者，謂父母意未動而先之也。承志者，謂父母有此志而繼承之也。若周公者善繼志述事者也。諱、謂曉諭也。道、謂日常行用之道也。孝子立身、行道、故能諱父母於道、然不幾於聖子乎？昔舜為天子、書曰：「載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舜立身行道、躋位天子、其父雖不明道，而亦不得不諱於道矣。道家謂「道者子不得獻之於父、父不得傳之於子。」故有秦伯仲雍王子晉之逃荒、豈非以不能諱父母於道而出此哉？

參直養者也、安能為孝乎？

實案：直猶但也。曾祖父也、曾參子也、父子同為孔子弟子、在七十二賢之列。有是賢父、而其子但居於能養、亦可見諱父母以道之難也。曾參能養父母之志、詳見孟子、則雖名曰養、而猶有養志養口體之別也。

者親之遺體也。行親之遺體、敢不敬乎？

實案：孝經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大學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黃帝問於廣成子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莊子在齊嘗帝顛頊丹、書曰：「敬勝怠者強、怠勝敬者亡。凡事不強則狂、不敬則不正。枉者滅亡、敬者萬世。」可證古者道儒兩家同唱主敬之說也。

故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蒞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災及乎身、敢不敬乎？

實案：居處不莊、則疾病生之。事君不忠、則大戮及之。蒞官不敬、則國有常刑。朋友不信、則自絕於人。戰陳無勇、則兵敗為虜。皆所謂災及乎身者也。而一以敬為主、則是孝者、不外乎言忠信、言篤敬也。若夫孔子曰：「我戰則克。」禮記禮書篇故曾子亦以戰陳為非孝矣。然則儒者豈肯為敗軍之將、以辱其身哉？故烹熟鮮香、嘗而進之、非孝也、養也。

實案：阮元曰：「烹、烹肉。熟、熟穀。鮮讀為羶，肉氣也。香、馨氣也。」小戴禮記祭義篇作羶熟。熟香同字也。古者父母飲食、子先嘗而進之。雖養口體、

而孟子以曾參能順適父母之意、則爲養志焉。

君子之所謂孝者、國人皆稱願焉。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

實案：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閒於其父母兄弟之言。」又曰：「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行成於內、而嘉號布於外。」既苑述本篇此立身行道、揚行於後世之先聲也。

民之本教曰孝、行之曰養。

實案：本教者根本之教也。故孝者、我民族惟一根本之教也。其行之曰養、則上自天子養三老五更、下至士庶人之養父母、同此一養也。禮運之說大同曰：「老有所終，」今政府不養三老、其去於大同之世、不甚遠哉？

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久爲難。久可能也、卒爲難。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也。

實案：卒亦終也。然卒者、卒父母之身也。終者終己之身也。孔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又曰：「老者安之」是知養也敬也安也三者皆養三老父母之要件也。諺

曰「長病無孝子、」則知能恤久不渝、終父母之身而盡其孝道不易也。孝經曰：「脩身慎行、恐辱先也。」又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曾子曰：「孝子之身終、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禮記內則篇俱可互證

夫仁者、仁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忠者中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禮者、禮此者也。行者、行此者也。強者、強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

實案：此者、指孝也。是舉仁、義、忠、信、禮、行、強、樂、刑、九者盡以歸納于一本之孝也。呂覽曰：「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務、而萬事之綱紀也。」鄭玄曰：「孔子以六藝題目不同、指意殊別、恐道離散、後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經以總匯之。」六藝論此皆知本之言、深識教孝之大義者也。阮元曰：「古人讀字、若分緩急、其義卽殊。仁此、宜此、中此、信此、禮此、行此、強此、皆於本字分緩急聲、而異其音者也。仁此之仁、讀如相人偶之人。中讀如億則屢中之中、信此之信、讀如不我信兮之信。」余讀舊有角圈讀破法。中、角圈去聲、信、角圈平聲則同伸。強、角圈上聲、則爲勉強。總之、仁義忠信禮樂刑罰、乃

至德行不息、一國以孝爲本也。惟我 總理孫公之容知、乃言「講忠孝至于極點、國家便自然可以強盛、」豈非道之所在、雖曠千載而猶且暮遇之哉？

夫孝者、天下之大經也。

實案：孝者三皇五帝之本務、經紀人事、維繫至於萬世不敝、所以爲天下之大經也。有五帝三代之政治、而後有周季百家之政論。儒墨皆言孝、然孔子作孝經、則孔子道貫百王、尤所以爲百家中之麟鳳也。

夫孝、置之而塞於天地、衡之而衡於四海。

實案：盧辯曰：「置猶立也。衡猶橫也。」蓋置借爲植、同聲通用字。衡借爲橫、疊韻通用字。孝經曰「孝弟之至光於四海。」光亦即橫之通用字、也謂孝之一道、暨盡時間、橫盡空間、極言其大也。故孔子以孝經屬曾子、而曾子得孔子一貫之大道。曰忠恕。置之而塞於天地者忠也。衡之而衡於四海者恕也。是亦暨盡時間、橫盡空間者也。

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實案：此承上文而極言其施諸後世、無時間分別、亦

無空間分別也。施諸後世而無朝夕者、謂雖施諸萬世之後、而無一朝一夕不可行也。周禮職方氏之四海、與爾雅所指名數不同、然在中國四極四荒之外、則不可疑也。廖敍疇曰「埃及羅馬舊俗與中國同」可證三千年前之孝道、嘗遠被遐荒也。

孝有三、大孝不匱、中孝用勞、小孝用力。

實案：上文已言孝有三、此再變詞言之耳。匱、竭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如舜登用八元八愷十六族、則盡天下之善類也。左氏傳引此詩美穎考叔、則謂大孝能感化人也。勞猶功也。如功在社稷、蓋勞心治人者之所爲也。若用力則爲勞力之小民以衣食爲主、以生養蕃息爲常者也。

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

實案：孔子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堯舜其猶病諸。」此極言大孝不匱之非易、所以墨氏言「志功爲辨。」其忘可以愛盡天下之人、而功則有所不逮也。孔廣森曰：「此王者之孝、德教加於百姓、形於四海、博施之謂也。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備物之謂也。」然穎考叔以孝子不匱、稱美於世、則不必王者矣。

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

實案：「侯之門、仁義存。」孟子曰：「居仁由義。」

則此乃諸侯卿大夫士之孝也。儒墨自居士大夫、故

亦倡仁義矣。

思此字雖小、實禮記補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

實案：鄭司農曰：「思父母之慈愛己、而忘自己之勞

苦。」此蓋庶人之孝也。

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

諫而不逆。

父母既歿、以哀祀之。加之如此、謂禮終矣。

實案：鄭司農曰：「順而諫之。」盧辯曰：「當柔聲

下氣也。」孝經曰：「春秋祭祀以思之。」蓋加之如

此者、父母既歿、而又追加以如此之哀祀、可謂禮終

矣。孝子以終其身、所謂孝之終也。曾子曰：「慎終

追遠、民德歸厚矣。」後世俗以喪葬爲飾終、不及於

祭、非完義也。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傷腹、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

弟子問曰：「夫子傷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

？」樂正子春曰：「善、如爾之問也。吾聞之曾子、曾子

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人爲大矣。父母全

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可謂全矣。」

故君子頃步之不敢忘也。今予忘夫孝之道矣。予是以有憂

色」。

實案：樂正子春、曾子弟子、見小戴禮記檀弓鄭

注。夫子謂孔子也。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爲貴、

人之行莫大於孝。」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

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

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此以孝之經常

而言也。若以孝之權變而言之、則有殺身以成仁者矣

。頃字亦變作頃、讀爲跬、以聲近相轉而通借也。跬

、一舉足也。此即一舉足不敢忘孝也。

故君子一舉足、不敢忘父母、一出言、不敢忘父母。

實案：手足、類也。舉足亦可以該舉手也。且舉足者

行也。此即孝經所謂「行滿天下無怨惡、言滿天下無

口過」也。

一舉足不敢忘父母、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

母之遺體行殆也。

實案：此更承上文之一舉足而申言之也。論語曰「行

不由徑。」阮元曰：「徑、步邪赴險也。」孔廣森曰

：「浮行水上曰游、潛行水中曰泳。」盧辯曰：「殆、

危也。」曾子曰：「父母生之，子弗敢殺。父母置之，子弗敢廢。父母全之，子弗敢闕。故舟而不游，道而不徑，能全支體，以守宗廟。可謂孝矣。」呂子孝行覽義可互證。

一出言、不致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及於己、然後不辱其身、不憂其親、則可謂孝矣。

實案：此承上文之一出言而申言之也。阮元曰：「忿，恨怒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孟子公孫丑篇此所以慎言也。不辱其身者，不貽己身以辱也。不憂其親者，不貽己親以憂也。

草木以時代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伐一木、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

實案：夫子、謂孔子也。後漢章帝紀元和三年詔、引孔子此語、漢氏之明德遠矣。周禮曰：「山虞、中冬斬陽木、中夏斬陰木。」王制曰：「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為鷹、然後設罝羅。」周書曰：「山林非時不升斧斤、以成草木之長。川澤非時不入網罟、以成魚鼈之長。不麝不卵、以成鳥獸之長。」此皆所謂以時也。阮元曰：「非孝者、暴天地生物之仁、違王者用物之義。」此皆所謂以時也。故老子曰：「天大地大」

亦大。」王者德侔天地、是以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乃若釋氏之普度衆生、則更推極而言之、其義固一貫也。

附錄一

呂子孝行覽

凡爲天下、治國家、必務本而後末。所謂本者、非耕耨種植之謂。務其人也。務其人、非貧而富之。寡而衆之、務其本也。務本莫貴於孝。

實案：有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人之本與？」孝悌連語、單言孝、則亦可該弟。故曰務本莫貴於孝。

人主孝、則名章榮、下服聽、天下譽。人臣孝、則事君忠、處官廉、臨難死。士民孝、則耕耘疾、守戰固、不敗北。從太平御覽引今本作罷北

實案：此可徵秦之所以強也。而吾總理孫公亦言「把忠孝講到極點、國家便自然可以強盛」也。孝道者真全國一致、人人各盡其分之神所在也。大別全國之人、爲有機體之組織、凡三等。一曰人主者、中央政府之所在也。二曰人臣者凡中央政府直轄人員及地方政府人員皆是也。三曰士民者、則普通下層社會

之人員、皆是也。此三等人、咸各精誠團結、一致以行孝道、則國家烏得而不強盛哉！漢承秦制、鄉官設三老孝弟力田三科。所以漢氏國運之隆、國祚之永、亦爲三代以後所莫及也。自後世國家不養三老五更、而政府之罪莫大焉。士溺於科舉、民流於綁匪、則孝弟力田科不設之過也。於是中國遂成流氓之匪世界、嗚呼、國之不國、尙忍言哉？

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務，而萬事之綱。從初學記引增補字紀也。執一術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從者、其惟孝也。

實案：皇王古字通用。此三皇卽三代之王也。非五帝以前之三皇也。古人行文、往往以後來者居上、此先三代之王而後五帝、卽其例也。孝者中國民族生命之元素、而亦卽人類生命之元素也。蓋與有生以俱來、故雖推至四海、及千萬世之後、而民莫不服從於孝也。

故論人、必先以所親而後及所疏；必先以所重而後及所輕。今有人於此，行於親重、而不慢於輕疏，則是篤敬於孝道、先王之所以治天下也。

實案：論者、今之所謂邏輯 Logic 也。由親及疏、由重及輕、皆卽邏輯學上之推理 *Lea soning* 也。「老

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此先王仁政之行法、乃其常經也。若夫殺成仁、毀家紆難、乃至大義滅親、則其變也。必也權而得中者也。堯授舜以天下、吳泰伯逃至荆蠻、非其著者乎？

故愛其親、不敢惡人、敬其親、不敢慢人。愛敬盡於事親、光耀加於百姓、究於四海。此天子之孝也。

實案：孝經曰：「不敢惡於人、不敢慢於人」。此則去兩於字、可證古人文例也。周季學者謂在位曰神聖明王、不在位者曰玄聖素王、則天子之孝、有不必在位者矣。今民國主權在民、尤當盡人可行天子之孝也。

曾子曰：「身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蒞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篤、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行不濫、災及乎親、敢不敬乎？商書曰：刑三百、罪莫大於不孝。」

實案：此撮錄曾子大孝編之語、古刑論罪及族、秦亦十族九族尤酷、故居處蒞官朋友戰陳五者之行爲不濫、而災禍及乎其親也。孝經用夏、故曰五刑之族三千。此用商而引商書、故刑三百。蓋秦承商鞅變法。鞅

本衛人、衛封股士，故此引商書歟？

曾子曰：「先王所以治天下五，貴德、貴貴、貴老、敬長、慈幼。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所謂貴德，爲其近於聖也。所謂貴貴，爲其近於君也。所謂貴老，爲其近於親也。所謂敬長，爲其近於兄也。所謂慈幼，爲其近於弟也。」

實案：此當亦採自曾子書中，但曾子書殘，不可考耳。今民國之旒氓亦言道德、則非不貴德也。有黨員、則非不貴貴也。有元老、則非不貴老也。有長官、則非不敬長也。有教育、則非不慈幼也。然而國勢岌危、教象隄既不甯者、則我總理孫公忠孝之遺教、未盡實現之過也。

曾子曰：父母生之，子弗敢殺。父母置之，子弗敢廢。父母全之，子弗敢闕。故舟而不游，道而不徑，能全支體以守宗廟，可謂孝矣。養有五道，脩宮室，安牀第，節飲食，養體之道也。樹五色，施五采，列文章，養目之道也。正六律，蘇五聲，雜八音，養耳之道也。熟五穀，烹六畜，蘇煎調，養口之道也。蘇顏色，說言語，敬進退，養志

之道也。此五者代進而序，今世雖用之，可謂善養矣。

實案：此文以較今存曾子大孝篇所言之養，有加詳焉。當亦出曾子佚篇中。尤以養志之道，可見養志養德體之別也。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足，廖而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人問之曰：夫子下堂而傷足，廖而數月不出，猶有憂色，敢問其故。樂正子春曰：善乎而問之，吾聞之曾子，曾子聞之仲尼。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不虧其身，不損其形，可謂孝矣。君子無行咫步而忘之，余忘孝道，是以憂。

實案：此文全襲曾子大孝篇。特字句稍有省改耳。故曰身者非其私有也，嚴親之遺躬也。民之本教曰孝，其行孝曰養。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卒爲難。父母既沒，行其身，無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仁者仁此者也。體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彊者彊此者也。樂自順此生也。刑自逆此作也。

實案：此文亦襲曾子大孝篇。發端冠以故曰二字，餘亦有竄改處。尤以嚴親二字，可證古人並稱父母曰嚴也。易之嚴君、孝經之父母曰嚴，皆互證而益明矣。

孳古廡金石題跋

曹銓

殷商甲骨刻文考

殷商甲骨刻文拓片爲霍丘裴氏所藏。蓋占卜所著之繇詞也。遜清末葉河南安陽縣之小屯村。卽史記所謂殷虛上者。出土龜甲刻文千有餘片。中有牛骨一種。所刻文字與龜甲同。並爲丹徒鐵雲錕氏所得。著鐵雲威龜四寫。以文中。有祖乙祖辛祖丁諸稱。定爲殷商遺物。其書足供考古者之考索。近十餘年間甲骨文字傳世日繁。羅叔言氏振玉以其所得著殷虛書契十卷。考釋一卷。且由又詞以溯典制。考定帝系京邑官制文字祀禮卜法諸大端。洵鉅著也。治古文者以繇書求貨幣文字已不合。以貨幣求彝器文字更不合。再以彝器合甲骨文字。尤多不合。蓋去古愈遠。書體遞變。要不能以形聲訓詁求矣。此甲骨凡四。皆殘缺不完。所刻繇詞簡約而重。有一骨而二三刻者。其中可識之字僅十之三。惟干支最易識。又卜𠄎二字甚多。錕氏釋作卜問。羅氏釋作卜貞。卜不謬。問與貞則皆謬矣。蓋古者甲骨之屬。悉稱之爲貞。卽論字形。如貞父辛酉之𠄎癸亥父巳情鼎之𠄎。皆與貞相似。是𠄎之爲貞。斷無可疑者。或謂周官太卜龜人諸職。何以獨詳占筮之法。不言刻龜爲文。按

周禮垂氏掌共燧契。以待卜事。杜子春云。契爲刻。龜之鑿。詩大雅爰契我龜。孔氏注云。契者以刀刻龜甲欲鑽之處也。乃解經者誤以契爲然火灼龜之具。於是古誼不明。而肌說日多。今證以甲骨文字。乃知契者實刻命龜之詞。與灼龜用燧截然兩事。經義庶不致妄解耳。考毛錐之前爲漆書。漆書之前爲刀筆。蓋漢人猶得見古代之漆書。若刀筆則不可得見。故鄉叔重於古文必資山川所出之彝器。不意三千餘年後。轉能目覩殷商之刀筆文字。故謂今人眼福突過前人者。誠不誣也。

漢封龍山頌拓本跋

漢封龍山頌。延熹七年十月立。在直隸元氏縣。清道光丁未歲縣令劉氏訪得之。謝道承始著于漢魏碑刻紀存。碑陽尙完好。惟後數行題名稍闕泐。碑陰已蝕。僅存九門等字。碑側有唐咸通間題字。此本皆失拓。按顧南原隸辨後附碑考二卷。中載封龍山碑。漢延熹七年立。又引天下碑錄云。碑在獲鹿縣南山上。據此知是碑前代曾見著錄。後乃湮沒不傳。至有清中葉又復發見耳。元氏與獲鹿接壤。蓋碑在元氏誤以爲在獲鹿焉。碑中歲下是貞字。離騷攝提貞

於孟暉分。注，貞、正也。其義可通。執下是徐字。爾雅作歲具執涂謬矣。此本韓林二字尚有筆畫可見。乃再出土釋天太歲在辰曰執徐。張松樾氏金石聚雙鈞本。于此碑撫時之精揭也。

(續前)

二十四史版本沿革考(續)

王紹曾

考漢書行世諸刻，大約源於南宋槧本，惟元大德明正統兩次覆刻，獨出於景祐參校刊正之本，清錢大昕王念孫均經證明，而顧千里有「希世寶笈」之歎！

百衲本二十四史版本述要：漢書，爲北宋景祐宋鄭余靖等參校刊正之本。錢大昕養新錄，王念孫讀書志，均經證明；元大德明正統兩次覆刻，俱從此出，可爲現存班書最古之本。顧千里跋：顏注班書，行世諸刻，大約源於南宋槧本，惟是刻獨存北宋時面目，惜補版及剝損處無從取正，然可據是以求其添改之跡，誠今日希世寶笈云云，觀於顏注比殿本增多，信非虛語。先後爲倪雲林毛子晉季滄葦徐健菴黃蕘園汪闕源收藏，獨見珍重。

唐書與初刻新唐，行款悉同，校之殿本，增字甚多。宋諱避至「禎」字，而不及英宗以下。故昔人定爲嘉祐進書後第一刊本。

百衲本二十四史版本述要：唐書，宋嘉祐刊本，

前有嘉祐五年六月曾公亮進書表。宋諱避至「禎」字止，而不及英宗以下，故昔人定爲嘉祐進書後第一刊本。劉昫書刊於南宋紹興之初，與此行款悉同，或朱偉輩先見是刊而後仿刻以爲之配歟？以較殿本，如地理志第二十八陝州下，是本增三十五字，藝文志盧受采集下增十三字；表第一宰相上貞觀四年下增十一字；表第三宰相下乾符元年下，增十二字；表第十上宗室世系大鄭王房宗正卿翼下，增十字。略舉數則，已足見殿本校刊之率略矣！

其真宗刊本之存於今者，有史記一百三十卷，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史記集解一百三十卷，宋刊本。首行題「史記集解序」，次行之半，題「裴駰」二字，三行即序文，序末無結銜。序後又行曰：「五帝本紀第一」，又行曰：「史記一」，下注曰：「凡是徐氏義云云」，又行即正文，卷末亦曰：「五帝本紀第一」，以下卷式同。每半頁十四行，行二十四至

紀第一」，以下卷式同。每半頁十四行，行二十四至

二十七字不等，注每行三十四字至三十九字不等。敍，卷，般，匡，假字皆闕筆；而顏貞字不闕，仁宗以前本也。

趙澄史記版本攷：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載謂宋刊本史記一百三十卷，並沒有說明是真宗時的板，但既說「眞」字避諱（皇宗舊）當是真宗即位以後，又說「貞」字不避，當是仁宗即位以前。而真宗與仁宗，二帝相承，書中並不隔離年代，可知一定是真宗時的版本。但真宗一朝，五次改元，究竟是何年的刻本？則不可攷了。在目錄書目不見有在此以前的版本，恐怕這就是最初的版本。（史學年報第三期）

紹曾案此本當刊於真宗景德元年，即陳堯佐周起等撰史記刊誤文字者也。趙澄未見麟臺故事，遂以爲不可攷則誤矣。

仁宗英宗間刊本之存於今者，有史記殘本十四卷。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史記十四卷，宋刊殘本。宋裴駰集解，卷長六寸，寬四寸，每半頁十四行，行二十七字至二十九字不等，注每行三十一至三十四字不等，全書分一百三十卷。此本般，敍，貞，徵字闕筆，而「預」字不闕，當出神宗以前刻本。注文尙全。

可正原本脫訛。

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史記集解北宋刊單集解殘本十四卷，每半頁十四行，行大二十七字，小三十一至三十五字。

趙澄史記版本攷：以前真宗本不避「眞」字，而此本避了「眞」字，可知是仁宗登位以後的本子。但仁宗以後的英宗，只作了四年的帝位，年代很短，英宗以下，就是神宗，（名明）而「預」字不避，可知多半是仁宗時的版本了。又從行數字數比較的大致相同，可以證明是由真宗時的版本翻刻或改刻的。

則皆史記集解單本，尙無索隱正義也。史記之見於宋史藝文志者，約有五種：

- (1) 史記一百三十卷，裴駰等集註。
- (2) 史記一百三十卷，陳伯宜註。
- (3) 張守節史記正義三十卷。
- (4) 司馬貞史記索隱三十卷。
- (5) 洪邁史記法語。

可知集解卷數，已與史記相同，案篇分卷，附於史記，早始於北宋之時。而四庫目錄紹興先正遺書，以爲始於毛氏，可謂不審已極。

四庫目錄：集解注宋裴嗣撰，其書探諸家史記音義，並參證以經史，故名集解。所引多先儒舊說，原本八十卷，毛氏刊板，按史記篇數析之。

紹興先正遺書史記分纂稿：史記集解宋裴嗣撰，省略，原書八十卷，今毛本作百三十卷，祇以篇數分卷，其原書之分合次第，已不可攷見。

至集解索隱正義之合刻，尙待南宋淳熙以後，即淳熙以前者，亦僅合集解索隱而絕無正義也。

紹曾案：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云：『集解正義本各單行，南渡後始合刻。』（宋刊史記殘卷）又云：『集解索隱正刻，當始於淳熙之時。』（元刊史記殘本）拜經樓藏書題跋記云：『溯自蜀本，繼有桐川，（即淳熙本）三山（即乾道裴夢得本）兩本，皆淳熙以前，其時正義猶單行也。』可見正義之合刻，遠在淳熙以後，即以宋百衲本而論，或爲集解單本，或爲集解索隱合刻，絕無正義合刻者，則紹興三年之官本，亦當無正義在內。

(III)

靖康丙午（一一二六）之變，中原淪陷，徽欽爲俘，監本既爲金人輩之而北，曾鞏等所校七史亦喪亡。『南渡以後，臨安爲行都，曾鞏在焉，版書之所萃集，』一時分州郡分刊

，正史與北宋相埒；又以杭州多天下良工，鈔版最精，北宋監本刊於杭者，殆居秦半，若史漢三史，若南北朝七史，若唐書，皆於杭州鏤版，具有明文；故南宋所刊，並不

在北宋之下，即世所稱南監本是也。

郡齋讀書志：遭靖康丙午之變，中原淪陷，前曾鞏等校刻宋，齊，梁，陳，魏，北齊，周書幾亡。

王國維五代兩宋監本攷：案北宋監本，既爲金人輩之而北，故南渡初即有重刊正義者。

又：宋南渡初，監本皆分州郡分刊。

王國維兩浙古刊本攷：宋有天下，南并吳越，嗣後國子監刊書，若七經正義，若史漢三史，若南北朝七史，若唐書，若資治通鑑，若諸醫書，皆下杭州鏤版。北宋監本刊於杭者，殆居秦半；南渡以後，臨安爲行都，曾鞏在焉，版書之所萃集。

又：北宋國子監正史如史記，前後漢書，南北朝七史，及唐書，皆於杭州鏤版，具有明文；惟咸平三年，校刊三國志晉書，天聖二年，校刊南北史，隨書，不知下何處鏤版。然自淳化至於治平各史，皆杭州所刊，則此五史疑亦刊於杭州也。

裴夢得石林燕語：天下印書，以杭州爲上，蜀本

次之，福建最下。

王國維兩浙古刊本攷序：

亦皆於杭州刊

刻；蓋良工之所萃，故鑄版必於是也。
致南監本之下諸道州學，鑄版頗行，實從張彥實之請。其中除漢書外，大抵取北監之舊，而修其殘闕；自高宗紹興九年至二十一年，（一一三九—一一五一）尚未全刻，故亦稱紹興本，然紹興本不盡皆監本，亦猶杭州本不盡皆監本也。

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監本書籍，紹興末年所刊，國家艱難以來，固未暇及；九年九月，張彥實待制爲尚書郎，始請下諸道州學，取舊監本書籍，鑄版頒行，從之。然所取者，多有殘缺，故監刊六經無禮記，正史無漢書；二十一年五月，輔臣以爲言。上謂秦益公曰：『監中其他圖書，亦分次節鑄版，雖重有費不惜也。』由是經籍復全。

玉海：紹興九年九月七日，詔下州郡安國子監元
頒善本，校對鑄版。

又：二十一年五月，詔令國子監訪尋五經三館舊
監本刻板。

若大別之，則又有可得而言者：一曰江東兩淮轉運司本

史記漢書後漢書屬之。其兩漢書內，凡遇欽宗之諱，並書『淵聖御名』，或徑易『威』字；而『所刊史記，明時版在南監，今尚有印本流傳，每半葉九行，行十九字，卽元西湖書院書目，明南雍志所著錄之大字史記也。當時淮南路校對監雕銜名，尙有可考。世又有漢書後漢書大字殘本，行款相同；而北平圖書館所藏宋刊大字本漢書殘冊，以及百衲本二十四史內景祐紹興刊本後漢書，亦卽江東兩淮轉運司分刊之本。

容齋輯筆：前修版，亦皆於杭州刊
三史版，其兩漢書內，凡欲用諱並
聖御名』，或徑易爲『威』字，
而自用，爲可笑也。

王國維五代兩宋監本攷
時版在兩監，今尙有印本流傳，每
字，卽元西湖書院書目，明南雍志所著錄之大字史記
也。世又有漢書後漢書大字殘本，行款相同，亦卽江
東兩淮轉運司分刊之本，宋南渡初，監本皆分州郡分刊
則此亦卽南宋監本也。

王國維兩浙古刊本攷：今觀明南
記，有中字十行本，大字九行本
而史記

太平本，有「左迪功郎充無爲軍軍學教授潘日校對，」
「右承直郎充淮南路轉運司幹辦公事石慶正監雕」
二行，乃淮南轉運司刊本。

錢子泉師版本通義：北平圖書館藏有北宋刊大字
漢書殘冊，中食貨志「管仲相桓公，」「相」字下，注「
淵聖御名」四字；與陸心源所宋樓藏書志所載宋蜀大
字本漢書六十四下「烏桓之曼，」「烏」字下注「淵聖
御名」合；且行款亦一一相同。而江陰繆荃孫筱珊撰
清華部圖書館善本書目，獨辨其爲兩淮江東轉運司本
，而非蜀大字本，謂：「館中尙有宋大字本後漢書，
與此同時所刻；其章帝紀「章和元年六月戊辰，司徒
桓虞免」，正文「桓」字有補刻痕。注「桓虞字仲春」
，「虞」字之上，亦作「淵聖御名」四字。據容齋續筆
云：（見前引）則此爲兩淮江東轉運司本，而非蜀大字本
，明矣。」通芬樓長宋紹興刊本後漢書入百納本二十
四史「桓」字作「淵聖御名」，與容齋續筆所稱同；殆
亦兩淮江東轉運司本乎？

一曰衢州本，三國志五代史屬之。三國志明時亦在南監，
「每半頁十行，行十九字，與北宋監中所刊前三史同」，

（五代兩宋監本致）蓋衢州所刊，宋時已取入監中已！

王國維兩浙古刊本致：南雍所存舊宋板三國志，
有中字十行本，並有「右修職郎衢州錄事參軍
蔡宙校正彙監鑄版」，「右迪功郎衢州州學，教授陸
俊民校正」二行，乃衢州本，蓋在宋時已取入監中也
。

陸心源所宋樓藏書志：三國志六十五卷，宋衢州
刊本。

又兩浙古刊本致：衢州府版五代史，施元之五代
會要跋：「元之假守信安，得舊板於江陰以來，因併
與范魯公所著五代史通，刻板實郡齋。」（原注：乾道七
年）

至於晉，宋，齊，梁，陳，魏，北齊，後周南北朝七史，
「明南齊並有九行十八字舊版，即南宋監本；昔人皆以爲
眉山七史，實則重刊北宋或眉山本」也。（五代兩宋監本致）
其餘唐書五代史記，乃取吳興思溪王氏刊版，得之於郡庠
中者。

直齋書錄解題：初吳興人思溪王氏，刻藏經有餘
版，以刊唐書及五代史，真郡庠中；中興，監書多闕
，遂取其版以往，今監本是也。

而南北史隋書，亦大抵多取諸州郡刻；（案兩浙古刊本致有衢州

唐刊版南史八十卷，爲淳熙庚申陳善所刊。逮宋亡廢爲西湖書院，書庫未燬，明初移入南京國子監，多存宋監舊版，轉輾流徙，屢經修補，遂爲明南監之根本焉。

王國維兩浙古刊本攷：南宋監本正史，多取諸州郡刻版，如唐書五代史取諸湖汴，既有明文，其餘各史，亦大抵如是；明南雍舊版，多出於元之西湖書院，而西湖書院之版，又多出於宋國子監。

西湖書院重監書日記：文者貫道之器，爰自竹簡。更爲刻梓，文始極盛，而道益彰；西湖精舍因故宋圖監爲之，凡經史子集，毋慮二十餘萬，皆存焉；其成也，豈易易哉！近者鼎新棟宇，工役忽遽，東遷西移，書版散失，甚則置諸雨淋日炙之中，駸駸漫滅。一日，憲幕長張公昕，同寅趙公植，柴公茂，因莫講次，顧而惜之，謂興滯補弊，吾輩事也。適度地於尊經閣後，創屋五楹，爲庋藏之所。（下略）

黃潛西湖書院義田記：西湖書院，實宋之太學，規制甚舊；所刻經史羣書，有尊官以掌之，號書庫官；宋亡，學廢，而板庫具在，至元二十八年，承旨徐文貞公治杭，以其建置之詳，達於中書，昇書院額，立山長，書庫之所當悉錄焉。

然南宋監刻，有不盡上述之本，孝宗淳熙四年，（一一七七）曾刊史記，相傳爲左郎司局本，而未見著錄，近人王重民以爲卽宋時監本；

葉德輝書林清話：左郎司局本，淳熙三年刻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視天祿琳琅後編三。陳體簡莊隨筆：後刻印記云：「淳熙三年四月十七日左郎司局內曹典秦玉楨等奏開壁經春秋左傳國語史記等書，多爲蠹魚傷版，不敢備進上覽：奉勅用棗木板紙，各造十部，四年九月進覽。監臣曹棟校梓，司局臣郭慶驗版」。

王重民史記版本和參攷書：其淳化本，淳熙本，蓋宋時監本。

實則爲公使庫本，亦猶茶鹽使，提刑司，轉運司；或稱轉運使，安撫使；或稱計臺，漕臺；或稱漕司，漕廩，漕院，而此稱左郎司耳。蓋宋時州郡準用公使庫錢，因就庫開局刻書得名也。其紹興本史記，紹興三年（一一三三）茶鹽司刻，或爲白鹿本所自出，而白鹿本又或爲柯維熊本所自出。然宋自南渡後卽有合索隱於史記者，紹興本則尙據集解，白鹿本則已以索隱而附正義，其時必在淳熙以後。

天祿琳瑯書目：四序外有正義論例，證法解集解

序後刻管工官五細及諸梓匠姓名，有「紹興三年四月十二日右修職郎充提舉茶鹽司幹辦公事石公憲發刊至四月二十日畢工」本記。

善本書室藏書志引甘泉鄉人稿稱：「石公憲本，滬上出一書，爲某氏買去，止有集解而有索隱序，官銜係兩行」。

趙澄史記版本攷：天祿琳瑯書目只說：「四序外有正義論例，及證法解」，並不是說正義合刻的三種注；而在善本書室又明確的說是「止有集解，可見紹興三年的官刊本」一定也是單集解，而毫無疑意了。但天祿琳瑯書目載有管工官及梓工的姓名，而沒記有潘旦的名字；且石叢正和石公憲，是不是一個人，也須待考。從天祿琳瑯書目「外有」兩字看來，可知四序以外，另有正義論例及證法解，絕不是將正義註附在集解和索隱的「一起」。

紹會案：趙澄論紹興本史記爲單集解，所見甚是。然石公憲與石叢正顯係兩人，石公憲所刻者爲茶鹽司本，石叢正所刻者爲淮南轉運司本，其不同遠甚，豈容附會。

王重民史記版本和參攷書：宋元以來史記刻本，

有單刻集解者，有合刻集解索隱正義者，有集解附索隱者。紹興本白鹿本蓋皆集解本，疑柯本索隱序後紹興三年石公憲發刊等三十八字，從白鹿本轉來，而白鹿本則翻紹興本者也。

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予所見史記宋槧本，吳門顧抱冲所藏澄江耿秉刊於廣德郡齋者，紙墨最精善，此淳熙辛丑官本也。黃堯圃所藏三山蔡夢弼刊本，並在淳熙間。（案淳熙想係乾道之誤）海寧吳槎客所藏元中統刊本，計其時在南宋之季。（案中統元年，當宋理宗景定元年。）此三本，皆有索隱而無正義。明嘉靖四年，金臺汪諒刻莆田柯維熊校本，始合索隱正義爲一書，前有費懋中序稱陝西翻宋本無正義，江西白鹿本有正義，是柯本出於白鹿本矣！同時震澤王氏亦有繙宋本，大約與柯本不異。……史記索隱正義，皆各自爲書，不與本書比附；宋南渡後，始有合索隱於史記者，翔自蜀本，繼有桐川三山兩本，皆在淳熙以前。其時正義猶單行也。白鹿本未審刻於何年？以意揆之，必在淳熙以後。蓋以索隱爲主而正義輔之。凡正義之文與索隱同者，悉從刪汰，自是正義無單行本，而守節之元本，不可考矣！

乃天祿琳琅有元祐本（一〇八六——一〇九三）史記集解索隱正義一百三十卷，因定元祐時已有合刻，不知書估之作偽，未可據以爲異也！

天祿琳琅書目後編：自錄後印「校對宜德郎秘書省正字張耒」八分書條記。按集解索隱正義本各單行，至宋始合刻，據校書官乃張文潛，知爲元祐時軔。莫友芝邵亭知見書目：劉方伯藏尙有三家注合刊本之與柯本行款同，卷末有「校對宜德郎秘書省正字張耒」隸書木記，與天祿琳琅所記同。

葉德輝書林清話：天祿琳琅後編所載宋版書，不如前編之可據。如卷四之史記集解索隱正義一百三十卷，目錄後印「校對宜德郎秘書省正字張耒」八分書條記，因定爲元祐時軔。此書不見於各家書目，宋時官刻書又無此體式，其用八分而不用異書，正以掩其詐耳。又云：明板史記集解一百三十卷，目錄後第三行四行，有割去重補之痕；當是明人所記刻書年月，書估以其形似宋版，故爲割去。此書目錄後，無「史記目錄終」五字，而有「校對宜德郎秘書省正字張耒」隸書木記，較前書所補之痕，增寬一倍。若果爲原版所有，前書何以割去？而補痕寬窄，何以不合？按

書省正字雖宋官名，而張耒亦無可考。其爲書估欲僞充宋軔，別刊目錄末葉，增入木記彰然矣！

其他州郡官刻，以及公使庫本之流傳於今者：有紹興六年（一一三六）兩浙東路茶鹽司本唐書。

書林清話：兩浙東路茶鹽司本，紹興丙辰（六年）刻唐書二百卷，見黃書錄畧目。（宋刻殘本）

王國維兩浙古刊本攷：每半葉十四行，行大廿五十六字，小三十一至三十三字，常熟瞿氏藏殘本六十一卷。

有淳熙十二年（一一八六）潼州轉運使大字本三國志。

書林清話：潼州轉運使本，淳熙乙巳（十二年）刻大字本三國志，見豐道生真賞齋賦。（未詳卷數）

慶元二年（一一九六）湖北茶鹽司本漢書。

書林清話：湖北茶鹽司本，亦稱湖北廣司本，慶元二年修淳熙二年補刻紹熙茶鹽提舉司本漢書一百二十卷，見錢日記，陸志，陸跋。

袁州軍學小字本漢書。（無刊刻年號）

書林清話：州軍學本，無年號，袁州軍學萍鄉主簿主管學事江泰，刻小字本漢書一百二十卷，見森志。

張杆刊蜀小字本史記於桐川郡齋，耿乘復重刊之，號郡齋本。

書林清話：羣齋本，淳熙丙申（三年）張杆守桐川，用蜀小字本史記，改中字本，重雕於廣德郡齋。越二年，趙山甫蒞郡，取褚少孫所續，別爲一帙，至辛丑（八年）澄江耿乘始次其卷第，合而印之。見陸志，陸跋，楊錄。

按耿乘序：「淳熙丙申郡守張介仲，刊太史公書於郡齋，凡褚少孫所續悉削去，尊正史也。越二年，趙山甫守郡，取所削別刊爲一帙，示不敢專。屏之使不得並，孰若附之其旁，則大小較然，不其愈尊乎？別以所續從其卷第而附入之，兩存其版，俾學者自擇焉。其說謬重脫，因爲是正，凡一千九百九字，以辛丑仲秋望日畢工。」又按張杆序：「因搜笥中書，蜀所刊小字者偶隨來，遂命中字書刊之」。是其出於蜀小字本之明證也。陸心源儀顧堂題跋稱是書較之王延誥柯維熊毛子晉及官刊本頗有勝處。

（王重民史記版本和參考書）

前宋樓藏書志：史記殘本九十九卷，宋淳熙耿乘刊，每頁二十四行，每行二十五字。版心有字數及刻

工姓名，般，慎，貞，恆皆缺避。張序已缺，黃龜圖手抄補。耿乘字直之江陰人，仕至煥章閣待制，律己清儉，兩爲浙漕，所至以利民爲事。

四庫簡明目錄標注：顧抱冲謂淳熙辛丑（八年）澄江耿乘刊本，每半頁十二行，行二十五字。

鷺洲書院刻漢書，號書院本。（無刊刻年號）

書林清話：書院本，無年號，鷺洲書院刻漢書一百二十卷，見莫錄。莫錄云：「與蔡琪所刻後漢書行格相同」。但鷺洲在吉安府城，宋淳祐間，始建書院，蔡琪建軍人，莫錄疑爲一時人，殊誤。不知兩本同爲重雕北宋景祐八行本，故行格亦正相同也。

邵亭知見傳本書目：鷺洲書院大字本，始刊於南宋末，畢丁於元至正間，半頁半行，行大字十六，小字二十一，較景祐本尤爽目。

則皆司庫州軍郡府縣書院刻本之見存者也！

宋時除監本官本而外，有蜀本，杭州本，閩本，私宅家塾本，蜀本杭本，稱勝北宋，號爲最精；私宅家塾本亦往往出監本官本之上。今先就私宅家塾本言之：

嘉祐二年（一〇五七）建邑王氏世翰堂，刻史記索隱，卽中統二年（一二六一）平陽道參幕段子成刻史記集解附索隱

「一百三十卷之祖本」，（書林清話）世以其爲中統翻刻，故亦稱中統本。

天祿琳琅後編末卷載「嘉祐二年建邑王氏世翰堂鑄版」。前有刻書序，不著名氏，云「平陽道藝幕段君子成求到善本募工刊行」；蓋重刊者也。

莫友芝宋元舊本書經眼錄：「史記集解附索隱一百三十卷，元中統本，海甯查氏藏。半頁十四行，行二十五字；注雙行，字同。前有中統三年董浦序，謂「平陽道藝幕段君子成求到索隱善本，募工刊行」，則刊者段氏也。是年當宋理宗景定二年，尙稱蒙古，未有元號。或覆刊，或易其行，皆遠不及昔印。」

而慶元（二九五—一二〇〇）建安黃善夫宗仁家塾之敬室刻史記正義一百三十卷，蓋即明嘉靖丁亥（一五二七）震澤王廷誥恩復四世堂刻所自出；商務印書館景印於百衲本二十四史者，則已經黃氏紹箕，南海潘氏，江安傅氏，以及日本上杉侯爵先後借補而成。

森立經籍訪古志：「史記一百三十卷，朱槧本，每半板十行，行十八字，注二十三字，序目錄每板九行，行十五字，注二十字。玄，貞，讓，慎，般，徽，宏等字缺筆，每卷末記史注字數集解序後，有「建安黃

善夫刊于家塾之敬室」木記。自錄末已缺，以元本抄補。

繆荃孫藝風堂藏書續記：「扁鵲倉公傳一卷，日本影南宋刊本。集解序後有「建安黃善夫刊於家塾之敬室」木記。日本有全書，見經籍訪古志，我國所無也。

書林清話：「建安黃善夫宗仁家塾之敬室，刻史記正義一百三十卷。見森志。」

葉啓勳四庫全書目錄板本攷：「勳案：先世父考功君曰：「黃策安侍御云：「黃宗仁善夫刻漢書，有校字人劉之問識記，係在宋慶元初年」，此史記亦係黃刻，雖未載年月，大約在紹熙年間，先刻史記，後刻漢書也。（金陵學報三卷二期）又案：此書上海涵芬樓從東瀛收回，影刊行世，惜僅存六十三卷，王本柯本，均從此本出，秦藩本又從王本出，諸家志目未見此本，均以柯王秦三本從紹興石公憲本重刊，誤。」

百衲本二十四史故本述要：「四庫全書提要謂「明代監本史記合集解索隱正義，散入句下，訛舛甚多，非震澤王氏刊本具存，無由知監本之妄刪。王本聲價，可以具見；是爲黃善夫刊本，即王本所自出。明有

案潘及柯氏兩刻，均稱善本，亦皆出於黃氏。昔黃紹箕游歷日本，獲觀是書，題作慶元舊藁，當有所據，初由彼邦收回，原闕六十七卷；近向南海潘氏，江安傅氏，及日本上杉侯爵，先後借補，幸成完璧。

前漢書一百二十卷，則黃氏與劉之問（元起）合刻，又爲殿本所從出。

禮書偶錄：宋蔡琪刊本云：又瞿木夫宋本漢書附錄札記序曰：「慶元元年，劉之問所刊漢書，取宋景文所校外，又於注末增入諸儒辨論所列名目，以蕭該晉義居首，是劉之問於宋校外，復有所采云。」

（案同字係同字之誤）

經籍訪古志：漢書一百二十卷，宋槧本。目錄末有識語，未記「建安黃宗仁善夫謹咨」，又有校字人黃頤，陳熙，虞應仲，劉之問，葉蕢列名，引用書目後有「慶元嗣歲端陽日建安劉之問謹識記」，列傳第一卷末有「建安黃善夫刊於家塾之敬室記」。此本行款體式，一與前史記同。

邵懿辰四庫簡明目錄標注：袁漱六有宋慶元劉之問元起刊本，即殿板所出。：慶元本兩漢書，乃建安劉之問元起所刊。十行，行十八九字，注二十

四字，前有之問識語。南監本訛問字爲問字，後又訛爲同字。目錄後題云：「建安劉元起刊於家塾之敬室，似元起即之問字也。顧千里百宋一廬賦及注，以之問爲元人，而以元起爲宋人，蓋但見宋刻後漢，而不見前漢故也。然此書劉氏所刊，而書中又有黃某刊於某所之長方木記，亦奇。」

叢書舉要：宋慶元劉之問刊本，即殿本所從出。書林清話：建安黃善夫宗仁家塾之敬室，慶元嗣元刻前漢書一百二十卷，見森志。

紹會案：此書或爲黃善夫刊，或爲劉元起刊，一書前後，既見兩人姓氏，則爲合刊無疑。

劉氏復刻後漢書一百二十卷，士禮居藏書題跋記：後漢書本，宋刻佳者，淳化不可得見，景祐本殘者有之。此外建安劉原起刊於家塾敬室本，又有一大字本，皆名爲宋，而實不及元明本，何以明之？蓋所從出本異也。

書林清話：建安劉元起家塾之敬室，刻後漢書一百二十卷，見黃記，黃賦注，黃書錄，錢日記。同邑魏仲立刻新唐書二百二十五卷，書林清話：建安魏仲立刻新唐書二百二十五卷，

見繆記。

福建通志版本志：新唐書二百二十五卷，宋刊本，目後有牌子云：「建安魏仲立宅刊行，士大夫幸詳察之，行書兩行。」

麻沙鎮亦有劉仲立宅，紹興三十年（一一六〇）亦刻新唐書二百二十五卷。

書林清話：麻沙鎮水南劉仲立宅，紹興庚辰（三十一）劉新唐書二百二十五卷，見錢日記。

錢唐王叔邊家刻前後漢書各一百二十卷；昔人定為翻劉仲立本，則劉刻當亦有前後漢書。

書林清話：錢塘王叔邊家刻前漢書一百二十卷，後漢書一百二十卷，見楊錄。

四庫全書目錄版本攷：宋錢塘王叔邊刊本，見楊錄：後漢書宋王刻本記云。

兩浙古刊本考：漢書一百卷，後漢書一百二十卷，有「本家今將前後漢書，精加校證，並寫作大字，鈔版刊行，的無差錯，收書英傑，伏望炳察，錢塘王叔邊謹咨」，「武夷吳驥仲逸校正」題款。每半頁十三行，行二十三。四。何義門所校隆興二祀麻沙劉仲立本，有「武夷吳驥仲逸校正」款。則此本乃翻劉本也。

其能與建安黃善夫齊名而見稱於世者，惟建溪三峯蔡夢弼傅卿家塾乾道七年（一一七一）刻史記集解索隱。

錢大昕竹汀日記鈔：黃善夫過談，言「史記有宋乾道

蔡夢弼本及耿氏本」又云：「晤顧安道，并見史記

一部，目錄後有一行云：「三峯樵隱蔡夢弼傅卿校正

」，又三皇本紀末，有二行云：「建溪蔡夢弼傅卿親

校刻於東塾，時乾道七月，（當是年字之謬）春王正

上日書。」又五帝本紀末有墨長印文二行云：「建溪

三峯蔡夢弼傅卿親校謹梓於望道亭。」

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史記一百三十卷，宋乾道蔡

夢弼刊本。每葉二十四行，行二十二字，注二十八字

四庫簡明目錄標注：昭文張氏有宋乾道蔡夢弼刊

集解索隱本。

錢子泉師板本通義：至私家塾刻善本，其尤著者

如建溪三峯蔡夢弼傅卿，建安黃善夫天宗仁家塾刻史記

至坊刻之本，當以建甯書舖蔡琪純父一經堂嘉定元年（一

二〇八）刻前後漢書為有名。清末覆楊丁陸，百宋千元，

悉有珍藏，今南京國學圖書館存漢書殘冊十四卷，即從丁氏善本書室而來。

書林清話：建甯書舖蔡琪純父，一經堂，嘉定戊辰（元年）刻漢書一百二十卷，見楊錄，丁志。刻後漢書一百二十卷，見張志，黃賦注；黃書錄，陸續志，陸跋。

福建通志版本志：宋本漢書一百二十卷。禮書隅錄云：「每半葉八行，行大十六字，小二十一字。目錄前木記云：「建安蔡琪純父刻梓於家塾」，考黃蕘圖百宋一廬賦後漢書注云：「殘本二，嘉定戊辰蔡琪純父所刻」。此本自是同時授梓者。志第九，列傳第四十五，第四十六，第四十七上，第六十九上中，均以別本配補。每半葉十行，行大十九字，小二十二字；每卷末識云：「右宋景文公手校」云云，即慶元圖藏劉之同本也。近時瞿木夫吳槎客錢警石集，皆載有蔡刻殘卷，頗疑爲之同本，蓋未見卷首木記耳。」案善本書室藏書志，只有漢書殘本十四卷，定爲宋嘉定建安蔡琪刊本。

又福建通志版本志：宋點蔡琪一經堂本後漢書一百二十卷。儀顧堂題跋云：「每頁十六行，每行十六

字，小字雙行，每行二十一字；闕外有篇名，宋隸有缺筆，有不缺筆，至甯宗諱止。蓋嘉定戊辰建寧書舖蔡琪純父一經堂刊本。琪所刻尙有前漢書，行款悉同。吳兔牀拜經樓有列傳十四卷，珍同球壁，不能指爲何本，核其款式，卽蔡本也。是書刻手精良，字大悅目。

國學圖書館圖書總目：漢書殘存十四卷，嘉定建安蔡琪刊本，丁書。

蓋宋代刻書之盛，首推福建，而福建尤以建安爲最矣！尙有可考者：有建陽麻沙坊刻本史記。

福建通志版本志：宋版史記。教書咫聞云：「麻沙坊刻殷字缺筆。有脫脫朱文圓印，唐白虎方印，鄧縣盧氏抱經樓藏。

有吳仲逸校正本後漢書。

福建通志版本志宋本後漢書一百二十卷。禮書隅錄云：「目錄後木記武夷吳曠仲逸校正題款一行。」而福唐郡庠本漢書，則乾道三年（一一六七）所刊，錢塘丁氏所藏，已爲宋刊元修之本；亦郡庠本之僅見者！

書林清話：郡庠本，乾道三年，福唐郡庠刻漢書一百二十卷。見丁志。

福建通志版本志：漢書一百二十卷。善本書室藏

書志云：「是書次行顏注銜名，每葉二十行，行十九字，注二十五字，至二十八字不等，宋諱有缺筆，版心注大德至大延祐元統補刊；蓋宋刊元修之本。愛日精廬藏書志有是帙，并有後漢書，款式，補修與此悉同。目錄之外，前後無一考證，滬上更以此書來售，按之即屬此刻。惟將次行顏注銜名，改題「鎮守福建都知監少監括蒼馮讓宗和重修；」卷末有「天順五年孟冬讓修刊。」福唐郡庠書版跋云：「予奉命來鎮福建，福唐書集版刻年深，詢知模糊殘缺過半，不便觀覽，心獨惻然，鳩工市版補刻」云云；始知宋刻於福唐者。」

然「天下印書，杭州爲上，」（石林燕語）故自北宋以來，監本正史，杭刻最佳。而杭州本之見著錄者，亦不僅嘉祐五年中書省奉旨鑄版之唐書；（案葉德輝書林清話：「杭州本，嘉祐五年，中書省奉旨下杭州鑄唐書二百五十卷，見陸跋。」是但舉唐書而已。）尤表途初堂書目，有云舊杭本：三國志，晉書，舊唐書，唐書四種。

今北平圖書館藏宋刊本唐書二百五十卷，後題「據嘉祐五年鑄版，而建州重刻，」則建州之重刻，而杭刻之翻本矣

！（版本類考）

夫閩本雖多，論者不貴，杭本爲上，而世不鮮見；求其能精校精刻，弁冕宋本，爲世所珍異者，則首當推蜀大字本；蘇賦東坡志林所謂：「蜀大宋本皆善本」者也！考蜀大字本正史之見著錄者：有史記集解殘本，昭文張氏，長洲黃氏，上海郁氏，均有其書；

錢竹汀日記鈔：晤黃蕘圃，見史記南宋大字版不全本有集解而無索隱正義，僅司馬相如至汲鄭列傳數卷耳。

黃蕘圃百宋一廬賦注：蜀大字本史記集解一百三十卷，每半頁九行。每行大十六字，小二十字，所缺舊抄補足；又殘本僅有西南夷至汲鄭五列傳。（詳百宋一廬書錄）

愛日精廬藏書志：史記殘本三十卷，宋蜀大字本，遇「慎」字俱未闕筆，當是孝宗以前刊本。

錢泰吉曝書雜記：家夢廬翁記所見舊本書云：「史記殘本，蜀大字本，此不全本三十卷，今藏小重山館胡氏。四庫簡明目錄標注：黃丕烈，百宋一廬賦，有蜀大字本史記集解一百三十卷。行大十六，小二十字。宋元舊本書經眼錄：史記集解宋蜀刻大宋本，上海郁

氏藏。玄，教，殷，貞，徵，讓，縣，完，桓，竟，缺，「慎」不缺。

邵亭知見傳本書目：昭文張氏，又有九行大字北宋刊殘十四卷宋蜀大字史記殘本，「慎」字不缺，是孝宗前刊。

叢書舉要：北宋蜀九行十六字大字本。

漢書殘本，亦藏於歸安陸氏；

前宋樓藏書志：漢書殘本八卷，宋蜀大字本。每

葉十八行，行十六字，注雙行每行二十一二十二字不等，版心有字數及刊工姓名。匡，殷，貞，敬，境，桓，竟，完，源，桓，毅，讓，構，購皆缺末筆，卷六十四下，「烏桓之壘」，「烏」字下注：「淵聖御名」，蓋高宗時刊本也。

北平圖書館有宋刊大字本漢書殘本，行款缺筆，一一與陸本相同；而吾澄藝風老人，撰清學部圖書館善本書目，獨辨其爲兩淮江東轉運司本，而非蜀大字本。故論蜀大字本者，必數眉山七史；世以其眉山刊行，故亦名眉山本，時當紹興十四年也。（一一四四）

書林清話：眉山本。紹興十四年刻宋書一百卷，魏書一百十四卷，梁書五十六卷，南齊書五十九卷，

北齊書五十卷，周書五十卷，陳書三十六卷，見陸績跋，邵注四庫簡明目錄。

據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靖康丙午之變，中原淪陷，前曾輩等校刻宋齊梁陳魏北齊周書幾亡。紹興十四年，井憲孟爲四川漕，始檄諸州學官，求當日所頒本。時四川五十餘州，皆不被兵，書頗有在者，然往往亡缺不全；收合補綴，獨少後魏書十許卷，最後得宇文季蒙家本，偶有所少者，於是七史遂全，因命眉山刊行。」謂之眉山七史。而宋以來藏書家，稱爲蜀大字本。元明版印模糊，遂稱之爲九行邈遺本，蓋其書半頁九行，每行十八字也。」元以後，遞有修版。（書林清話）所謂「始檄諸州學官，求當日所頒本」云云者，則眉山本當係嘉祐之重刊；而井憲孟既爲四川漕，則眉山本當係南宋州府之官刻。乃王鳴盛十七史商榷一則云：「井憲孟，南陽人，民間刻史，似自井氏蜀版始。」再則云：「所刻似尙未有十七史全書，其彙刻十七史，則已在南宋時。」豈有民間刻史，能檄諸州學官之理？又豈不知井憲孟爲四川漕司？至十七史全書，北宋監本，悉已具備，何待於南宋時乎？

北平圖書館藏有元修宋蜀大字本宋書殘冊，有蜀宋大字本魏書一百一十四卷，有明修宋蜀大字本北齊書五十卷；蓋

清學部圖書館善本書目所著錄，爲眉山七史之僅見者。

繆荃孫清學部圖書館善本書目：北齊書，五十卷

，宋刊蜀大字本。每半葉九行，行十八字，高七寸七分，廣六寸一分，黑口，雙邊，雙裝。首行小題在上，大題在下。次行題太子運事舍人李百藥撰。存裴讓之至韓寶業傳，都十五卷；而裴讓之及辛術等傳後皆云：「此卷與北史同，但不序世家，又無論贊，疑非正史；」與善本書室藏書志所載宋刊明修本北齊書合，丁丙謂：「以上各條，似皆嘉祐時校刊諸臣所記」是也。惟昭德郡齋讀書志宋書云：「嘉祐中，以宋、齊、梁、陳、魏、北齊、周書、外傳亡缺，始詔館職隸校。曾鞏等請詔天下藏書之家，悉上異本，久之，始集。治平中，鞏校定南齊梁陳三書，上之。劉恕等後魏書。王安國上周書。政和中，始皆畢，頒之學官。」而於北齊書未言何人所上，不能知校語爲誰氏矣！

又郡齋讀書志云：「紹興十四年，并憲孟爲四川漕，始徵諸州學官，求當日所頒本，因命眉山刊行焉。」是此本乃南宋重刊嘉祐本，遞修至明也。證以顏子推傳觀我生賦「非社稷之能衛」，注：童汪錡下闕一句

：「實未改於弦望」，遂下闕五字，其闕處仍留空白，以存其舊；至明嘉靖八九年補刊，於空白處皆注闕字，與此異矣！

紹曾案：嘉祐時校刊七史，卷末皆有史臣校訂語，錢大昕亦見魏書如此。（見十駕齋書錄解題）北齊書原多亡闕，曾以南北史補之，故裴讓之及辛術等傳後，有「此卷與北史同」云云，足見裴讓之辛術等傳文，原出於北史也。（詳陸心源讀史堂叢書）

而商務印書館長宋蜀大字本南齊書，陳書，魏書，周書；宋蜀大字本配元明遞修本宋書，梁書，北齊書，入百納本二十四史，於是眉山七史復全；其中如南齊書，陳書，雖非遞修之本，亦有元補之業，宋書魏書之缺卷，則借景於吳興劉氏嘉業堂；其版次如下：

- (1) 宋書——宋蜀大字本，配元明遞修本。
- (2) 南齊書——宋蜀大字本。
- (3) 梁書——宋蜀大字本，配元明遞修本。
- (4) 陳書——宋蜀大字本。
- (5) 魏書——宋蜀大字本。
- (6) 北齊書——宋蜀大字本，配元明遞修本。
- (7) 周書——宋蜀大字本。

孤本秘帙、碩果人間，猶使人想見眉山刊刻之盛，不禁有「夥頤沈沈」嘆也！惜周書蜀大字本原書，燬於一二八之變，坐令七百餘年之海內寶笈，不能流傳於劫火回燒之餘，今茲所影，已為元明遞修之本，是不可謂非版學史上之一大損失也！

抑吾人所當知者，大抵宋人刻史，以十七為止。故宋人言史，亦以十七為最備。何則？「遼金二史，皆成於至正四年，（一三四四）宋史成於五年，（一三四五）三史流布，已當元之末季，而劉煦薛居正之書，又皆湮沒無聞」。孫愐唐韻序稱：「史，漢，三國志，晉，宋，後魏，周，隋，宋，南齊書；下「宋」字，當作「梁」，此

傳寫之誤。案其所舉，凡有十三，不數南北史故也。彙數則十五，再加唐及五代，則十七矣」。〔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宋史藝文志史鈔類：有周譚十七史贊三十卷，不知作者十七史權論一百四卷，又有王令逢源十七史蒙求十六卷，呂祖謙十七史詳節二百六十九卷，亦載宋史藝文志；而文文山被執，亦有「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之語，可見十七史之稱，至宋始著；十七史之演進鑄刻，至宋方定也。〔顧炎武日知錄〕：「宋時止有十七史。魏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宋人於十三史外，加以南北史，及唐五代，於是十七史之名。」（未完）

朝鮮史略（中韓關係考之一）

盧景純編

此前年中日問題研究社諸社友所蒐集而屬余為之整理者也。前數編次。存數萬言。雖旁徵索引。而一以正史為依據。蓋地殊域異。時日千秋。傳聞異詞。或失之誣。在史出自官家。書之令典。庶幾信而可徵乎。管窺有限。謬誤必多。尤希百爾君子。無吝郵政焉？

合為泗水。疑樂浪朝鮮取名於此也。〔索隱〕按朝音潮。直驕反。鮮音仙。以有泗水。故名也。泗亦音訕。東夷之國也。

〔梁書南史〕東夷之國。朝鮮為大。

其地居冀州。

〔宋書東夷傳〕禹別九州。高麗居冀州之地。

朝鮮
〔史記朝鮮列傳集解〕張晏曰朝鮮有涇水泗水三水

殷亡。周封箕子於此。

〔史記宋世家〕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

〔漢書地理志〕殷後。箕子去之朝鮮。

〔漢書朝鮮傳考證〕朝鮮自周封箕子。

〔宋書東夷傳〕在周爲箕子之國。

傳四十餘世始稱王。

〔漢書朝鮮傳考證〕朝鮮自周封箕子後。傳四十餘世。

至朝鮮侯準始稱王。

〔文獻通考〕至戰國時。朝鮮準亦僭稱王。

漢初。燕人衛滿代之。

〔史記朝鮮傳〕朝鮮王滿者。故燕人也。自始全燕時。

管轄屬箕子朝鮮爲置吏築郵塞。

〔漢書朝鮮傳考證〕漢初其國大亂。燕人衛滿擊破章而

自王也。

武帝滅朝鮮。乃定四郡。

〔史記朝鮮列傳〕元封三年夏。尼谿相參乃使人殺朝鮮

王右渠來降。王險城未下。故右渠之大臣成己又反復

攻吏。左將軍使右渠長降相路人之子最告諭其民誅成

。以故遂定朝鮮爲四郡。

箕子臨屯樂浪玄菟。

〔史記朝鮮傳〕闕案。箕子臨屯樂浪玄菟也。

〔漢書地理志〕樂浪郡戶六萬二千八百一十二。口四十

萬六千七百四十八。縣二十五。朝鮮謂邯浪水合資黏

細流成增地帶方謂望海其列口長岑屯有昭明鏡方提案

揮獨吞列東眺不而雲台華麗邪顯味前莫夫祖。

又元菟郡戶四萬五千六百。口二十二萬一千八百四十

五。縣三。高句驪上殷合西蓋焉。

其南部爲三韓。

〔晉書宋書梁書東夷傳〕其先東夷有三韓國。一曰馬韓

。二曰辰韓。三曰弁韓。

馬韓有國五十餘。

〔晉書東夷傳〕馬韓居山海之間。無城郭。凡有小國五

十有六。大者萬戶。小者數千戶。各有渠帥。

〔梁書東夷傳〕馬韓有國五十四。大國萬餘家。小國數

千家。總十餘萬戶。百濟卽其一也。

辰韓亦曰秦韓。

〔晉書梁書東夷傳〕辰韓在馬韓之東。自言秦之亡人。

避役入馬韓。馬韓割東界以居之。立城柵。言語有類

秦人。由是成謂爲秦韓。

始有六國。稍分爲十二。

〔晉書梁書東夷傳〕辰韓初有六國。稍分爲十二。

恆爲馬韓制。

〔晉書梁書東夷傳〕辰韓常用馬韓人作主。雖世世相承。而不得自立。明其流異。故爲馬韓所制也。

弁韓亦有十二國。而屬於辰韓。

〔晉書東夷傳〕弁韓亦十二國。合四五萬戶。各有渠帥。皆屬於辰韓。

西元一世紀前。又分三國。一曰高句麗。卽漢之玄菟諸郡。

〔梁書東夷傳〕高句麗國漢之玄菟郡也。在遼東之東。

去遼東千里。

周書復有遼東玄菟等數十城。

或省稱句麗。

〔晉書梁書東夷傳〕句麗地方可二千里。中有遼山。

水所出。其王多於玄菟郡。下多大山深谷。無原澤。

又稱高麗。

〔宋書東夷傳〕禹別九州。高麗居冀州之地。在周爲箕

子之國。漢之玄菟。今之遼東也。

其先出於夫餘。其王氏高。

〔晉書梁書東夷傳〕得渡至夫餘而王焉。其後別爲句麗種也。

〔隋書周書北史東夷傳〕高句麗其先出於夫餘王。嘗

得河伯女。因閉於室內。爲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

又逐。旣而有孕。生一卵。大如五升。夫餘王棄之。

與犬。犬不食。與豕。豕不食。棄於路。牛馬避之。

棄於野。乘鳥以毛茹之。王割之。不能破。遂還其母

。母以物裹置暖處。有男破而出。及長字曰朱蒙。其

俗言朱蒙者善射也。夫餘人以朱蒙非人所生。誅除之

。王不聽。命之養馬。朱蒙私試。知有善惡駿者減食

令瘦。驚者善養令肥。夫餘王以肥者自乘。以瘦者給

朱蒙。及狩于田。以朱蒙善射。給以一矢。朱蒙雖一

矢。殪獸甚多。夫餘之臣又謀殺之。其母以告朱蒙。

朱蒙乃與焉達等二人東南走。中道遇一水。欲濟無梁

。夫餘人追之甚急。朱蒙告水曰。我是日子。河伯外

孫。今追兵衆及。如何得濟。於是魚鼈爲之成橋。朱

蒙得度。魚鼈乃解。追騎不渡。朱蒙遂至普述水。遇

見三人。一著麻衣。一著納衣。一著水藻衣。與朱蒙

至乾升滑城。遂居焉。號曰高句麗。因以高爲氏。

按此錄北史文。周隋二書。文簡事省。大略相同。不備錄

。〔舊唐書高祖五代史高麗傳〕高麗本扶餘之別種也。

〔元史外夷傳〕高麗本箕子所封國。扶餘別種嘗居之。其族有五。

〔梁書南史東夷傳〕本有五族。有消奴部。絕奴部。慎奴部。

濊奴部。桂婁部。本消奴部爲王。微弱。桂婁部代之。

其都在漢之樂浪郡。

〔隋書周書東夷傳〕都於平壤城。亦曰長安城。

〔舊唐書高麗傳〕高麗國都於平壤。卽漢樂浪之故地。

〔新唐書高麗傳〕其君居於平壤城。亦謂長安城。漢樂

浪郡也。

別都有二。並都會稱爲三京。

〔周書陳書北史東夷傳〕復有國內城漢城。並其都會之

所。其國中呼爲三京。

二曰百濟。本馬韓之屬國。

〔宋書東夷傳〕百濟者其先東夷有三國。一曰馬韓。馬

韓有五十四國。百濟其一也。後漸強大。並諸小國。

其國與高麗俱在遼東千餘里。高麗既略有遼東。百濟

亦據有遼西。晉平二郡。而百濟以強。

〔周書東夷傳〕百濟其先蓋馬韓之屬國。

其民出自夫餘。

〔北魏書東夷傳〕百濟國其先出自夫餘。

初以百家渡海故名。

〔隋書東夷傳〕初以百家濟海。因號百濟。

創國於仇台。

〔周書東夷傳〕百濟者夫餘之別種。有仇台者始國於帶

方。

其國位馬韓之故地。

〔舊唐書百濟傳〕位百韓之故地。

治固麻城。

〔周書東夷傳〕治固麻城。

其外更有五方。

〔周書東夷傳〕中方曰古沙城。東方曰得安城。南方曰

久知下城。北方曰熊津城。西方曰刀先城。

三曰新羅。其先本辰韓種。

〔梁書東夷傳〕新羅者其先本辰韓種。辰韓始有六國。

分爲十二。新羅其一也。

或曰弁韓裔也。

〔舊唐書新羅傳〕新羅弁韓苗裔也。

隋書則稱其來自高麗。

〔隋書〕魏將毋丘儉討高麗。破之。奔沃沮。其後留者

。遂爲新羅。

在漢之樂浪郡。

〔隋書東夷傳〕在高麗東南。居漢之樂浪之地。

〔舊唐書新羅傳〕新羅國在漢時樂浪郡之地。

豈有沃沮不耐韓穢之地。

〔隋書東夷傳〕新羅豈有沃沮不耐韓穢之地。

初附於百濟。繼而自立。

〔隋書東夷傳〕其先附庸於百濟。後因百濟征高麗。高

一 麗人不擾戎殺。相率歸之。遂致強盛。因襲百濟。

其都曰金城。

〔舊唐書并韓傳〕王之所居曰金城。周七八里。

唐魏時曰新羅。宋時曰新羅。或曰新羅。

〔隋書東夷傳〕或曰新羅。

〔梁書南史東夷傳〕其國在魏曰新盧。宋時曰新羅。或曰新羅。

唐平二郡。新羅乃強。

語在唐書。詳見中韓外交考及軍事考。

至五代時。王建立。國號朝鮮。乃創統一之局。

〔元史外夷傳〕其地東至新羅。南至百濟。皆跨大海。

西北渡遼水。接營州。而靺鞨在其北。其國都曰平壤

城。即漢之樂浪郡。水有出靺鞨之白山者。號鴨綠江

。而平壤在其東西。因恃以爲險。後關地益廣。并古

新羅百濟高麗三國爲一。

傳廿九世而併於日本。

周子通書今釋

初稿 ○計得概念二推理五推理基本公式一
上 推理公式一定律三其餘俱屬推論

劉斯楠

通書者。人與人相互間。共信互信之文化也。

誠者第一

誠者。聖人之本。

誠者。物之終始。今稱之大自然。大自然之人物。因時

空之差異。各有所能。各有所需。精神物質。兩俱充實

。是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光前裕後。是之謂大。己

能充實精神物質。光前裕後。引起人類同情。造成相生
相養的文化。與大自然相終始是謂聖人。故聖人者。非

能於大自然外，樹立基礎。建築烏托邦理想國者也。

大誠！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

宇宙之充實。賴有萬事萬物。事物之始生。賴元子有動

能。元子充塞宇宙。動能放出光輝。大自然之源也。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新立焉。

動能工作。萬事萬物。各出現其或然室中應有之值。循週期律。運用時間。占領空間。大自然之現象。由是成道。

純粹至善者也。

萬物並育。各得其所。而不相害。工能常住。物質不滅。仍各有其系統。運用自如。純而不雜。粹而無疵。苟夫可久。故曰「至善」。

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時間互變。張縮利用。此自然之法則。互變無窮。利用不已。意志權力難若不同。無非各欲回復均衡狀態。適應環境。位置得乎中點。故曰。「繼之者善」。動能工作。既足自存。物質精神。偶有缺憾。仍可本其良知良能。隨時隨地。努力補充。卓然自立。故曰。「成之者性」。

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

元亨者。元子運用時間之過程。利貞者。元子回復均衡狀態之現象。實言之。即自然法則之時間性與空間性相互之關係。

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

易道不易交易變易三義。不易者。工能常住。物質不滅

之謂。交易者。相對之謂。變易者。新陳代謝。化生萬物之謂。性命大源。皆具於易。「大哉易也」。良非誇語。

。誠下第二

聖。誠而已矣。

聖人處事。有條不紊。無非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法乎自然而已。

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

仁義禮智信。舊謂之五常。以其爲人待人接物極平常之規範。故曰五常。孝悌忠信之屬。舊謂之百行（百行孝爲先可證）以其爲人處事接物之行爲。不勝枚舉。故曰百行。此皆聖人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之實。聖人以此認識環境。適應環境。改造環境。突變。漸變。雖有不同。細究其實。莫非取資於大自然。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

「靜無」有二義。（一）潛能之安排佈置。瞻察者不能窺見之謂。（二）一切事物。在準備期中。所有工作。對外無何影響之謂。「動有」云云。則動能已有相當工作表現之謂。「至正」者。方向對準正鵠。——運用相當時間。施展能力。認清自己使命。及其應有之地位。——「明達」

者。行動進達目的。——運用最短時間。以最小的勞力。負起自己使命。進達正確之目的地。

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

矯揉造作而非自然流露。謂之「非誠」。方向未能對準正鵠。故「邪」。費如許之時間。與最大之勞力。不會認識人類使命。及其目的。不能進達應有之地位。必有物欲爲之障礙。使之不明不達者矣。是謂「暗」「塞」。

故誠。則無事矣。

事功雖爲工能之表現。然已費却不少之耗能。庸人自擾。只是自作聰明。對於環境。認識不清。未能運用成己成物之智能。枉自勞心勞力。毫無成就。凡所從事。悉化耗能。故惟聰。明。睿。智。寬。裕。溫。柔。發。強。剛。毅。齊。莊。中。正。文。理。密。察。以其耳的靈敏。目的靈敏。吸取外來材料。以其意的靈敏。心的靈敏。整理已得材料。在一定時間內。計算空間。務使容人之量。大而且充。在一定空間內。計算時間。務使受人之氣度。吸引力大。抵抗力小。支配己力。既欲動力所出較速。與所及範圍較大。又欲動力所含分量多而且充。抵抗外力。則欲動力所入而起之變度少。

又欲動力所持之時間長。管理自己之方法。欲規律化。而重時間。務使排列井然有序。動止儼然有度。約束自己之方法。欲正確化。而重空間。務使位置得乎中點。方向對於正鵠。又欲增長統計推測之智能也。則注意於動靜表裏之美化。因果種類之鑑別。欲增長判斷解析之智能也。則注意大小多少之分析。是非曲直之判斷。則吾人之工能。莫不有顯著之工作。扶植社會生存。發展國民生計。充實人民生活。延續羣衆生命。此種本能發展。殆自然之流露。必謂事功從學術做來。已落第二義。更何至有事無功。但有耗能。莫著工能。參攷唯生論。至易而行難。

法自然。故曰「至易」。安而行之。利而行之。勉強行之。俱有時空兩性之限制。行之不著。習矣不察。固無論矣。認識時空兩性之限制。而適應之。而改造之。力不足者。仍必中道而廢。故曰「行難」。行難。有徘徊觀望意。

果而確。無難焉。

「果」即 蔣委員長所謂硬幹。快幹。「確」即 總理所謂「由智識而生出條理。由條理而生出計劃。按計劃而用工夫」。亦即 蔣委員長所謂實幹。知之固能行。不

知亦能行。故曰「無難」。——行易知難。

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禮」者。人與人間行爲之規範。「仁」者。人在社會自處之規範。聖人制禮。適應時空。一取法於自然。一日修身。合乎人與人間行爲之規範。天下必皆知所以善自處。此我爲人人。人人爲我。之景象也。

誠幾德第三

誠。無爲。

思想行動。自然流露。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無可。無不可。而時中。故曰「無爲」。

幾。善惡。

「幾」字。茲。茲字從兩糸。象生物細胞之形。註 人類之

視細胞。或無毒。或有毒。以其無毒。則謂之「善」。

以其有毒。則謂之惡。

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

德。今人或釋爲本能。竊意當釋爲行爲。是有二義。(一)來自先天的。爲遺傳的行爲。(二)來自後天的。爲習慣的行爲。遺傳的行爲。一般所謂本能的。叫做無制限的反應。釋德爲行爲。則本能與習慣。可以包舉。僅釋爲本能。則習慣的行爲。不在其內。與德之涵義。微

有不合。人由生存本能。表現友愛。由生殖本能。表現

母愛異性愛友愛等。成爲人在社會自處行爲規範。是之

謂「仁」。本能處事。合乎自然法則。或習慣行爲適於人

類生存。是之謂「義」。待人接物。有條不紊。是之謂「

禮」。明瞭事物實性。且求得其因果關係。能運用之。

是之謂「智」。自然法則既明。思想行動。守而弗失。

是之謂「信」。

性焉安焉之謂聖。

思想行動。自然流露。安安而能遷。是之謂「聖」。

復焉執焉之謂賢。

克己復禮。擇善而固執之。是之謂賢。

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

聖。賢。神。俱不過動態強弱之差異。神其動態最強者

耳。今以一切未知或無窮大釋神。則動態最弱者亦當作

如是觀。故所謂神。亦即宇宙唯有元子本身之質能存在

的一種假定狀態。此元子之質能。放之則彌六合。卷之

則退藏於密。故曰「發微」。又曰「充周」。既不可見

。且不可窮。以人擬之。則可有人格神存在。

聖第四

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

問者。幾也。

宇宙事物。各有其中心體系。各體系中元子。向心離心。力量均衡。不動聲色。占領空間。體系外之聲色貨利。不足破壞其組織之系統。此種現象。極其自然。毫無矯揉造作。故曰「寂然不動」。故謂之「誠」。組織健全。能力充實。因時空之限制。發生種種問題。隨時隨地。能夠認識。適應。或者改造。祛除障礙。經過敏捷。是謂「感而遂通」。是之謂「神」。體系中各元子。向心離心。力量既均。組織健全。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各元子若不與。非不與也。未形有無之間。人自不之見耳。是之謂「幾」。

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

擇米曰精。自然界之事物無窮。經如許之定性分析。定量分析。使人處事接物。知所選擇。是之謂「明」。神應有二義。(一)事物與事物起物理的變化時之反應。

(二)事物與事物起化學的變化時之反應。此種事物間之任何反應。動作俱極敏捷。其間不能容髮。是之謂「妙」。事物經過定性分析。定量分析。乃知宇宙不過無限數之微點之無限小之小動。此種質能。瞻察者不能窺見。是之謂「幾微」。是之謂「幽」。設一「故」字。所以

明其因果關係。選擇。即是幾之功用。

誠。神。幾。曰聖人。

成己成物。不甘自暴自棄。自外生成。是之謂「誠」。愛而知其惡。惡而知其善。安安而能遷。能使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變化因應。人不能贊一詞。是之謂「神」。思想行動。有條不紊。有始有卒。是之謂「幾」。三者具備。處事接物。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是謂「聖人」。

慎動第五

動而正曰道。

思想行動。有一定軌道可循。是之謂「動而正」。是之謂「道」。莊子謂道行之而成。亦通。惟自然體系中一切事物。公動自動。有一定之軌道。故為道字下一定義。以「動而正」三字為確。

用而和曰德。

社會秩序安定。好學。自強。謙虛。剋己。服務。進取。犧牲。奮鬥。精神。隨時隨地。自然發露流行。形成良好的社會行為。是之謂「用而和」。是之謂「德」。

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忠。悉邪也。

仁。義。禮。智。信。為思想行動正軌。解已見前。越

孰爲邪。可不預言而解。

邪動。辱也。甚焉。害也。

必有事焉而弗正。忘與助長。徒爾耗能。

故君子慎動。

勿忘。勿助長也。

道第六

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

擴充固有能力。存養固有生命。釋水存之空間自處，是之謂「仁」。扶植社會生存。發展國民生計。充實人民生活。延續羣衆生命。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是之謂「義」。方向對於正鵠。是之謂「中」。位置得乎中點。是之謂「正」。聖人之道。亦曰。人與人間。共信互信。以求健全政治組織。達到政治目的之行為規範而已。守之。貴。

社會上立足點平等。可逝而不可陷。可欺以其方。難而罔以非其道。如有所立卓爾。天爵自貴。

行之。利。

政治組織內。各個行動。平等自由。愛力配備。秩序井然。是義之和。即行之利。

講之。配天地。

一各人之動力。等於每個生元之動力。乘以各人所有生

元之總數。公式I 每個生元之動力。等於每個元子之動

力。乘以每個生元所含之元子之總數。公式II 每個元子

之動力。等於整個地球實得動力。除以整個地球所有元

子之總數。公式III 整個地球的動力。等於每個元子之動

力。乘以整個地球所有元子之總數。公式IV (註一) 整

個太陽系的動力。等於每個元子之動力。乘以整個太陽

系所有元子之總數。推理公式一

豈不易簡。豈爲難知。

動力與元子數爲正比。故曰「易簡」。而不「難知。」推

理基本公式一

不守。不行不靡，耳。

組織鬆懈。毛細管現象昭著。不能抗拒大氣壓力及其他

上壓力下壓力旁壓力。是謂「不守」。摩擦係數太大。

動能耗能。正負相消。形成偶力。甚至不能有偶力之功

用。是謂「不行」。膨脹係數太小。是謂「不靡」。故

念一

右共信互信之文化建設原理；凡六章：

師第七

或問曰：易爲天下善。曰：師。曰：何謂也。曰：性者。

精柔。善惡。中。而已矣。

舊以真善美爲人生三要素。知識之表現爲真。意志之表現爲善。情感之表現爲美。今案。真可視爲長度。善可視爲闊度。美可視爲高度。真美且弗論。請卽「善」爲闊度言之。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非意志之所謂至善者乎？曰並育。曰不相害。其爲闊度。何疑。「師」則愛因斯坦所謂四度空間——時間——蓋並育之物的觀念。生於工能。能之概念。生於力與工作之運動。動之概念。生於組織。組織之概念。生於空間與時間之結合。除去時間概念。則蹇然之空間。有何可以生出動能之組織。更有何聲光熱電等傳播現象。師以傳導對流輻射爲能。所引起之反應。隨物體狀態而有不同。無非時間上之概念；性者以下。解釋詳後。概念一

不達。曰。剛。善。「爲義。爲直。爲斷。爲嚴毅。爲幹固。「爲惡。爲猛。爲隘。爲強梁」。柔。善「爲慈。爲順。爲異。「爲弱。爲無斷。爲邪佞。」

剛柔。指力之強弱言。善惡。指生元在空間中之闊度言。力者。變動空間時所起之現象。——無論爲自發的。或他發的。——力既發生。空間必變。——無論力強。力弱——故剛有善有惡；柔亦有善有惡。惟善惡之毗於

剛者。必凝聚力大於附着力。毗於柔者。必附着力大於凝聚力。前者同氣相求。二物化合。必爲化學的變化。後者異類遇合。偶然化合。必爲物理變化。「義」爲不可入性。「直」爲延性。「斷」與「嚴毅」。爲稍有差異之韌性。「幹固」爲展性。「猛」爲過強之延性或展性。「隘」爲過強之不可入性。「強梁」爲過強之韌性。「慈」爲脆性。「順」爲黏性。「異」爲情性。「懦弱」爲過度之脆性。「無斷」爲過度之黏性。「邪佞」爲過度之情性。推理一

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地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中」爲彈性。推理二「和」爲在一定限度內。人與人相互間所表現的虎克定律。卽謂人對人之彈力。在一定限度內。無論其爲天然的政治的經濟的。皆與所加之壓力爲正比。亦卽「中節」之謂。「政治上中和定律」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

古人政教合一。刑期無刑。以人治人。改而止。今人政治目的。第一步。爲人民。第二步。由人民。教育注重啓發不重注入。刑罰重名譽刑不重體罰。皆是道也。故先覺覺後覺。闇者求於明。而師道立矣。

「先覺覺後覺。」是運用時間變動間空的現象。「闇者求

於明」。是需要時間認識空間以圖適應的過程。此種現象的過程。俱是「師道」：

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

能自得師者「善人」也。爲人師表。人之服之。如七十子之服孔子。「善之善者」也。取法乎上。僅得乎中。取法乎中。適得其下。猶不失爲「善人」。師心自用。好爲人師。錯知錯覺。悖亂天下。則師道不立之患耳。

幸第八

人之生。不幸不開過。大不幸無恥。

「過」是身受時空的制限。所處地位。非太過。則不及。不會自由平等。「不開過」者。問題已經發生。心身昏瞶。未能認識。又無他人大聲疾呼。發覺振聵。碌碌無能，苟且偷生，故曰「不幸」。「恥」之定義。據蔣委員長所訓示，爲切切實實的覺悟。其義尤矣。蓋余竊疑人沒切實的覺悟。仍只是「過」。不必定是「無恥」。過而不改。改而貳過。雖有切實覺悟之實。而無痛切改過之行。使人徒見其過。不見其改，斯「大不幸」。亦真「無恥」。然仍只是覺悟不切實耳。乃信蔣委員長所下「恥」字定義。十分真確。

必有恥則可教。開過則可賢。

「不慎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鄉原。德之賊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吾君不能謂之賊」。「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爲也」。「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皆「必有恥則可教」之義也。「開過可賢」。以行己有恥也。不恥不若人。何若也有。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人不若人。則與禽獸奚擇焉。

思第九

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

觀察精密。思維正確。曰「睿」。亦即克念作聖之謂。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爲聖人。

思維爲神經細胞組織的體系。析之仍是元子。除元子外。一無所有。故曰。「無思。本也」。「思通」爲神經細胞所組織之體系。對於事物刺激所起的反應。只爲其體系之屬性或行爲。是之謂「用」。分子。細胞。儲養潛能。發揮動能於彼。自然影響及此。無所用其機變之巧。是謂「幾動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人能如此，即是「聖人」。

本意則不能通徹。不容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於通徹。通徹生於思。

思則得之。不思則失之矣。

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機也。

「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思不出其位」。皆爲入德之門。亦即「聖功之本」。「吉」「凶」解見拙著周子太極圖說今釋。已刊載本刊創刊號。不贅。

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顏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皆其實例。

又曰：「知幾其神乎」。

唐校長謂。「知幾較見幾更深。蓋見幾在臨時。知幾在平日。見幾猶帶於迹。知幾則通乎神。」生公說法。頑石點頭。事豫則立。不豫則廢。神而明之。有乎其人。

志學第十

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

天人相通。得元子論益明。

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一夫不得其

所。若撻於市。顏淵不隱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怕怒。愛。俱爲本能對於事物的刺戟所起的反應。遷怒宿怨。俱屬病理。「不貳過」義。錯出前文。「不違仁」。則知行合一。有時猶是不知而行。行而後知。故曰「三月不違」。事例見莊子人間世篇。全文事例。見書及論語。

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

劉鵠不成。尚類於驚。以所志學。皆社會政治經濟諸科有關修齊平治之大學問。伊尹在帝制時。能放太甲。能返太甲。則猶革命先進。達者必有其志。則不愧爲兼善的革命者。無其志即篡逆。即假革命。顏子私足以發。簞瓢陋巷。樂以忘憂。故獨善者必學所學。志學如此。藏器待時。何至令名不保。

順化第十一

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故聖人在上。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天道行而萬物順。聖德修而萬民化。大類大化。不見其迹。莫知其然之謂神。故天下之衆。本在一人。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

唐校長謂此章「法天」。今按：法天之實。卽是知遠之

近。知風之自。知微之彰。曰道豈遠。曰術豈多。如是而已。法天。即取資於自然法則。「本在一人。」猶是向心離心運用之妙存乎一心之謂。民主集權。意亦如此。

治第十二

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教且不及。况天下之廣兆民之衆哉。曰：純其心而已矣。

中心人物。中心思想。皆謂之「心」。思想正確。信仰堅定。皆謂之「純」。「純其心」。則組織健全。訓練精到。紀律嚴明。力量雄厚。發爲事業，自然偉大。

仁義禮智四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

見前

心純則賢才輔。

組織健全之謂。

賢才輔則天下治。

紀律嚴明。力量雄厚。事業偉大之謂。

純心要矣。用賢急焉。

蔣委員長勳匪。主用三分軍事。七分政治。即此意。

禮樂第十三

禮理。也。樂。和也。

理對氣言則靜。靜能即理動能即氣。聖人制禮。即是儲養潛能。行禮。即是發揮動能。儲養潛能。即靜能之安排布置。條理則其安排布置之實。故曰：「禮者。理也。」音強音色等等協調。而無味香。則「和」。是爲作樂之實。故曰：「樂者。和也」。

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

協調必有條理。非但音調音色諧適已也。必聲爲律而身爲度。樂之遠效近效始著。遠效近效舉著乃和。故曰：「陰陽理而後和」。自夫婦而萬物。各得其理。是當著

明遠效近效二律。此二律在物理學上。由牛頓定律應用於電磁方面。有著名之法拉第及馬克斯維耳的學說。據

物理學：「物質與物質間。有互相吸引的力。謂之引力

。照牛頓的定律。則兩物體相吸引。其吸引力與物體相乘之積成正比。而與其距離之平方成反比。這種定律。

叫作遠效的定律。因爲這裏。只有空間的距離。與兩物

體間之互相影響有關。與時間完全沒有關係。換言之。

兩物體間之互相影響。可不需時間爲之傳達。而直接能

生作用的。因之。這種影響。不是自近而漸及於遠者。

乃是直接向遠處發生效力的。故謂之遠效。反是。若以

爲物質與物質間之影響。不能不需時間去發生作用。須自近而漸及遠者。則謂之近效。遠效與近效二語。來自電學。但其概念。卻非常重要。在物理學裏。實有基本的意義。蓋自牛頓定律出世以來。一時於物理學上。佔極重要的地位。十八九世紀之交。電磁學者研究電磁現象。亦得了一個定律。與牛頓之引力定律完全相似。不過一則用於普通物體。一則只用於電磁方面而已。他們的意義。全是遠效的。直至十九世紀後半。始有物理學者法拉第氏。倡近效的說於電磁學方面。照他的見解。則電與電間之影響。不能如前所說的不需時間。即生作用。但是須自近漸及遠的。一點一點的傳達過去。後來馬克斯維耳繼續這個意思。并用嚴格的算式。證明其理論。自此以後。電磁學方面的遠效定律。即改爲近效的了。這亦是近年來物理學上之一大進步。不過以全部物理學言之。至今遠效的見解。仍有存在的地方。未能全爲近效的所代」。註二中國政治學上。亦有此二律。以前可惜無人研究及此！今爲建設文化計。爰爲闡明二律如左。

人與人相吸引之吸引力。與其人思想信仰及圖精力所表現的行動。相乘之積。爲正比。而其距離係數之平

方。成反比——政治學上遠效定律註二

人與人間之影響。不能不需時間去發生作用。須自近而漸及遠者。（例如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盛於治中。本於格致誠正。時是。）——政治學上近效定律註三
「善」即是積數或商數。「禮」即是因數。「樂」。即「善」。故「禮先而樂後」。

務實第十四

實勝。善也；名勝。恥也。故君子進德修業。孳孳不息。務實勝也。德業有未著。則恐恐然畏人知。遠恥也；小人則僞而已。故君子日休；小人日憂。
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先行其言而後從之。恥躬之不逮也。

要敬第十五

有善。不及。曰：不及。則學焉。
樂取於人以爲善。三人行則必有我師。
問曰：有不善。曰：不善。則告之不善。且勸曰，庶幾有改乎。斯爲君子。有善一。不善二。則學其一而勸其二。
有語曰：斯人有是之不善。非大惡也。則曰。孰無過。焉知其不能改。改則爲君子矣。不改爲惡。惡者。天惡之。彼豈無畏耶。烏知其不能改。

實人之心實己。認己之心恕人。

故君子悉有衆善。無弗愛且敬焉。

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故君子隱惡揚善。已則悉有衆善。人無弗愛且敬。

動靜第十六

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

情性的表現。推理三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

相對學真理推理四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

大巧若拙。大智若愚。非孔子不能退省顏淵之私亦足以發。夫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皆其事例。

物則不通。神妙萬物。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是此義之具體方法

水陰根陽。火陽根陰。

且₂爲水。且₂必有O爲其根。炭氣燃燒現象爲火。火無符

鄭子尹詩論略

錢大成

號。惟有炭之符號C。可供燃燒認識之用。其燃燒也。

必有燃燒點爲其動能靜能之分水嶺。以燃燒點對燃燒言。或以炭素對燃燒言。俱可視作火陽根陰之的解。後日

二十四年上海自然科學研究所新城新藏博士講演自然科學與陰陽五行說。儻亦有同感乎。抑別有其說乎。就有

道而正焉。詩俟異日。姑誌之以爲日知所亡。月無忘其所能之助。此外尙有何說。亦俟博攷。推理五

五行陰陽。陰陽太極。四時運動。萬物終始。混兮。闢兮。其無窮兮。

一元爲體。爲「混」。二元或多元爲用。爲「闢」。唯生爲「混」；唯心。唯物。唯象。唯識。唯情。等等爲「闢」。合爲「混」。正反爲「闢」餘解俱見拙著周子太極圖說今釋。不贅。

右共信互信之文化建設原則。見十章。

(註一)見唯生論

(註二)見近不離事

(補)中僅有「註」字者見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

有清一代之詩以鄭子尹(珍)——(1806—1864)——爲一轉變之關鍵。道光以前之詩人。類皆祖述三唐不作宋人

語。曩更私淑玉篋而上窺杜陵。梅村導源白傅而能自鑄偉辭。翁山獨漉慨與亡而效杜老之哀時。純吟工爲側豔。學溫李而能闢其庭者。阮亭標舉神韻能得唐賢之三昧。秋谷工於剗刻。太鴻雖學宋詩。然未嘗以是爲標榜。隨園若生剗導性靈。不主故常。二仲以精絕之才。上自漢魏。下逮唐宋。無弗效者。然亦歸宿於唐賢。蘧石獨關町畦。空所依傍。芷灣刻意學杜幽秀一路。至程春海出。私淑昌黎山谷。始表彰宋詩。天不假年。未竟厥志。子尹從而光大之。時湘鄉東洲亦以步趨宋人剗導海內。然較子尹詩之盤盤之氣。熊鯨之光。瀾濟頓挫。不主故常。(莫邵亭集經集詩序語)不可同日而語矣。子尹初學王孟。浸淫於韓者四十餘年。遂以東坡陪翁而上窺杜陵。時亦效東野昌谷語。然皆渾然脫化無跡可求者也。同光派之師法宋人實導源子尹。然則子尹唐宋兼採。鎔爲一爐。力求變化。卒成大家。豈如近人媛媛姝姝。第得宋人之一邱一壑者所能比擬。茲就集經集詩集後遺詩分爲四時期論之。

(一)第一時期——(1826—1830)子尹集經集詩集編年

起於道光六年丙戌(二十一歲)。由是年至庚寅(二十五歲)。此五年中。據其自述：「余年十五六始見國初顧俠君韓詩補註。酷嗜之。鈔而熟讀焉。繼而聚宋之五百家注朱子

考異呂程洪方四家年譜。泊明凌稚隆所刊宋廖登中世琛堂韓集。以及國朝朱竹垞何義門朱墨批本方扶南箋注。莫不取而參稽之。互證之。幾無一字一句不用心鉤索者……」(集經文集柴翁說)由是知子尹於此時期浸淫於韓者已深。然仍有規模王孟之痕跡。過此而後則純乎韓蘇之面目矣。茲引此時期詩數首：

寫畢黃庭冊。歸從道士家。晚風亭子立。閉看白蓮花

——晚興——

道此純乎王孟風調也。意興所及。間亦染指於昌谷。

瓜上流汗珠。髮梢生炎風。敲氣聳人髓。有聲來烘烘。瘦蛟叫沉潭。波心吟老龍。江鬼走陰壁。哭死西日紅。龍女四五人。偏肩采芙蓉。春言攜我手。擊浪還珠宮。坐之水晶牀。映以珊瑚櫺。回憶人間世。清涼迥不同。

——酷熱吟——

此首聲調似韓。句法規模昌谷。

擣齏破臼種茶子。待看黃人貼天死。：

——蘭干曲——

此則純乎昌谷矣！然則此時期如留別陳春海先生正月陪黎雪樓舅遊碧霄洞等詩固已漸具昌黎面目矣。

第二時期——(1831—1843)自道光十一年辛卯(二十

（大慶）至二十三年癸卯（三十八歲。）此十三年中子尹之詩大要以韓蘇爲歸。然其狀古人難寫之景。抒古人難達之情。入乎韓蘇。而出乎韓蘇。此子尹所以爲不可及也。愁苦又一畫贈鄒亭。百韻長詩。可作此時期之代表作（過長不引。）繁哀四首。追念慈雲。託物興悲。萬然孝子之言也。茲引其第四首。

階西牛所宮。宮南丐所止。其下苦竹林。種自西禪寺。
竹澀宜病人。竹葉宜弱子。竹篾宜麻刀。竹皮宜履底。
我母求道難。人有不如己。又厭此角空。過者見表裏。
手植數十科。年年願而喜。謂筍歲增大。再蓄儘堪特。
今日看成林。我母長已矣。

——苦竹林——

更引其風趣特佳者一首。以見子尹詩突過古人處也。
綠荷扶夏出。嫩立如嬰兒。春風欲捨去。盡日抱之吹。
對此傷我心。淚下如縷麻。天豈欲我強。天豈欲我衰。
日月自見多。大化誰能持。聞說秃尾雀。權老看衆齋。
傲物亦有然。聊復酒一卮。

——春盡日——

更有和潤明飲酒二十首。竊謂有過於玉局和陶詩也。
第三時期——（1844—1853）自道光二十四年甲辰（三

十九歲）至咸豐三年癸丑（四十八歲。）此十年中。子尹更規模雙井。而漸入於杜。氣象混成。才力補厚。昌黎所開巨刃摩天足以當之矣。引其論詩示諸生時代者將至以見其論詩見解：

我誠不能詩。而頗知詩意。言必是我言。字是古人字。固宜多讀書。尤貴養其氣。氣正斯有我。學膽乃相濟。李杜與王孟。才分各有似。羊質而虎皮。雖巧肯仍僞。從來立言人。絕非隨俗士。君看入品花。枝幹必先異。又看蜂釀蜜。萬蕊同一味。文質成彬彬。作詩固餘事。人才古難得。自惜勿中棄……

子尹此時期之詩多長篇巨製。無可徵引於其間者。贈趙曉峯子午山七首雲門燈……皆卓然巨手。無愧古人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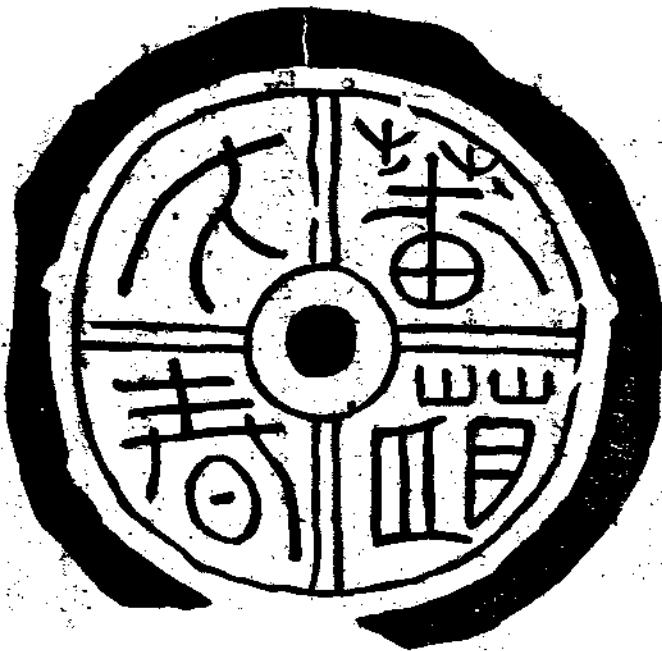
第四時期——（1854—1864）自咸豐四年甲寅（四十九歲）至同治三年甲子歿世（五十九歲。）此十一年中。子尹屢丁苗亂。奔走道路，空山拾橡。有不斬哭而哭者。有不斬歌而歌者。其詩遂沈鬱蒼涼。方駕唐宋。闖入老杜之庭而能自鑄偉辭。避亂紀事九十韻。具體北征。西家兒東家。緇僧尼哀抽簾哀南鄉哀經死哀神刑哀皆當時人所欲言而不敢言者。比之白傅新樂府而能盡雅者也。與趙仲漁塔論書

一詩純乎議論。瘦硬通神。雖謂作詩人議論便體理障耶。子尹此詩之詩最佳者皆長篇。苟引其短章。轉失子尹之真矣。故從略。

愚按：詩人所貴乎能「自我表現」。即子尹所謂「言必自我言」是也。以其身所經歷。家國滄桑。悲離歡合。皆

金石瑣錄

漢方春蕃萌瓦當（原拓縮小四分之一）



石索云：「未詳所施。

按東方者春，或東宮所用之瓦，如

太子宮有甲觀畫堂是也

。又或為甘

泉宜春官瓦

」此係客冬

友人自西安寄贈，四字反書左行，與石索異。茲拓就本刊

發揚光大！

發為詩歌。不事矯揉造作。和之以天倪。若徒春花秋月。香草美人之詞。以類祭為高。抑亦末矣。子尹以學問道德劍導詩中。詩足以表現其身心靈當時之局。謂為清詩第一。人可也。

（研究）

蘇鑿輝

梁正尚金當爰幣（金索較此列舞幣中）



金，可敵贖罪之銀也。

漢長宜子孫玉印

首一字舊釋為乘，近人釋為梁之省文，案求字有作未者，中實不連，益為梁字之證。正者，其文皆正，不同倒書者也。尚同上，言上等之金也。合即當省，敵也。爰乃銀省。合而言之，此幣乃梁地最上之



此印玉色

蒼黑，紐


琢獸形，

印文四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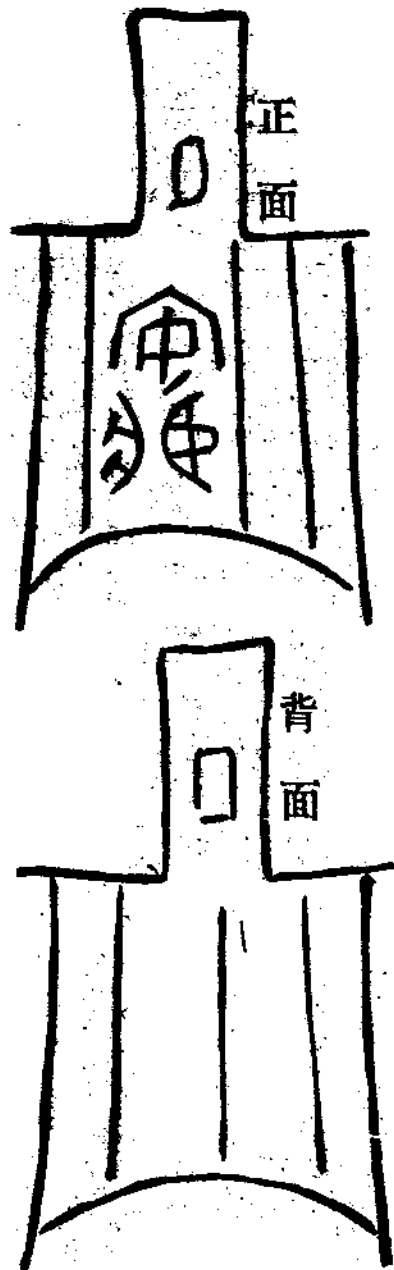
，右三字

曰「宜子



孫，左作人形，篆法逾古。案：御齋吉金錄有漢宜子孫鏹斗，內銘作一方印如：四角外，刻四魚形，四旁刻四貨泉錢形，證以此玉印，乃知銘文之印

安藏空首布



正面

背面

，係反文，亦在作人形，右宜子孫正字，其人形無疑，而頭則異，鈞所謂馬頭人郎，且貨泉為新莽所作，是說文敘所指。自西漢末即有此俗弊矣。得此一銅器，一玉印，可證許氏之說，而補段注之闕也。

安藏二字，列左。周禮外府注：行曰布，覆曰泉，安或取物專民安之義，其首中空，吉金錄謂空處納柄，抱以行市，引時：抱布貫絲，為帶。貨布文字考謂空處納竹籤，從穿孔，橫貫其籤，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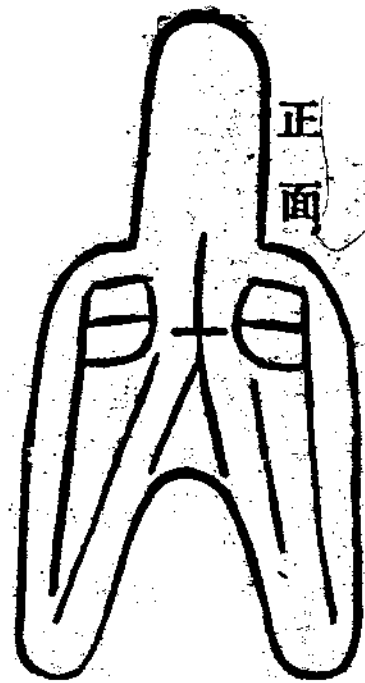
無脫。說俱近理，因錄之。此布金索不載，而古泉匯列在空首布類之首云。

晉太康七年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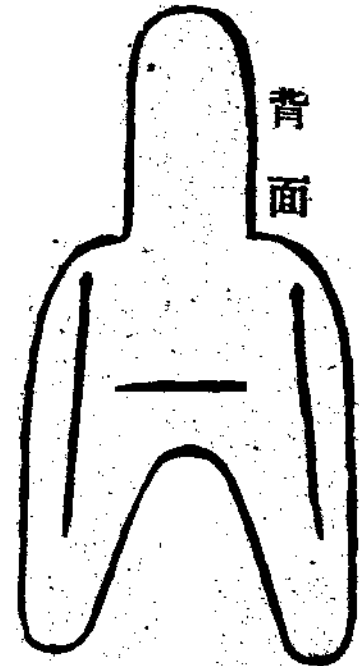


此磚已琢為研，其質細膩，勝於端石，文存四字，精整可愛，案：太康為晉武帝第三紀元。

魯字圓足布



正面



背面

此布古泉叢話釋為「魯」最確當。蓋楚滅魯後，即其地鑄為貨幣也。古泉匯釋為「關」；釋為「黃父」皆不確。（以上各品俱瑩家藏）

列子札記

張懷民

子列子居鄭國。至謂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

懷民按：此浮屠緣起之說也。浮屠真如緣起之說。惟

馬鳴菩薩起信論及楞嚴經說之甚詳。其說曰：「心真

如者。即是一法界大總相法門體。所謂心性不生不滅

。一切諸法。唯依妄念而有差別。若離妄念。則無一

切境界之相。」又曰：「心生滅者。依如來藏故有生

滅心。所謂不生不滅。與生滅和合。非一非異。名為

阿黎耶識。」楞嚴經曰：「若無所明。則無明覺。有

所非覺。無所非明。無明又非覺。性覺必明。

妄為明覺。覺非所明。因明立所。所既妄立。生汝妄

能。無同異中。熾然成異。異彼所異。因異立同。同

異發明。因此復立無同無異。如是擾亂。相待生勞。

勞久發塵。自相渾濁。由是引起塵勞煩惱。起為世界

。」首楞嚴四此以無明覺與明覺對待立論。與起信論

真如生滅之說正同。不生不化者。即真如也。生化者

。即生滅也。中土宋儒周濂溪太極圖說。亦以無極太

極立義。其說蓋出於易。宋徽宗義解。以不生不化為道

。生化為物。江濤解云：「形體區別。遷謝不停。為

有生有化。太易未兆。真常不變。此為不生不化。」

與道家之說相似。是道家古有是說。非列子一人也。

「疑獨」云者。言真如本體。不可言說。離一切相。

絕對無偶者也。「往復」者。非前際去。非後際滅。畢竟

常恆者也。「黃帝書曰。谷神不死。」六句。今見老

子。楊仁山曰：「谷者。真空也。神者。妙有也。」

佛家謂云如來藏。玄化佛家名爲阿賴耶。從阿賴耶變現根身器界。或謂之門。或謂之根。「絳縣若存」者。離斷常二見也。「用之不動」者。顯無作妙諦也。「此解可爲精當。列子以此章列之篇首者。以中土緣起之說。爲道之根。與近思錄太極圖說入于道體一門。列之篇首同意。蓋所以探天地造化之始。而爲深渺之談也。」

子列子曰：昔者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至萬物化生。

懷民按：此明萬物發生之絃也。莊子曰：「泰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謂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間。謂之命。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性修反德。德至同於初。同乃虛。虛乃大。合喙鳴。鳴喙合。與天地爲合。其緒緜若愚若昏。是謂玄德。同乎大順。」莊子天地「泰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者。太易未見氣也。「物得以生謂之德。」太初氣之始也。「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間謂之命。」太始形之始也。「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太素質之始也。「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太素之質也。「性修反德。德至同於

初。同乃虛。虛乃大。合喙鳴。」云者。氣形質具。而未相離。萬物渾淪。而復歸於太易也。濂溪先生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於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焉。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近思錄此說蓋出於易。與列子之義大略可以相傳。然濂溪此圖。或謂出於僧壽涯。其源亦爲道家所傳。今觀列子之書。又出於乾鑿度。是知易與道家固互有出入。向同子亦承其流耳。又「易變而爲一。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初本九下有變字今從俞校刪者。究也者。」此中土立數之根原。依林希逸說：「陰陽二。與五行。共爲七也。少陰老陰之數八與六。少陽老陽之數七與九。此所謂九。乾數之極也。」此說亦出於易。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與此義合。道者無極也。一者太極也。二者兩儀也。三者數之極也。蓋古人舉數。凡一二所不能盡者。則約之以三見其多。三之所不能盡者。則約之九。以見其極多。則三也。九也。皆不過舉之以明數之多。其義一也。宋汪容父釋三九說「乃復變

而爲一。一者形之始也」者。言氣形質具。則造化發育之具。無不備矣。故又卽此而推本之。以名其渾淪之體。形變之始。莫非一也。此與莊子「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之說同意。「輕清者上爲天。濁重者下爲地。沖和氣者爲人。故天地含精。萬物化生」者。此說若律以近世原子Atom電子(Electron)之說。誠古粗而今精。然近世科學家言。以太Ether造成電子。Electron電子造成萬物。而所謂物質者。又絕無本質。純爲無數電子組織而成。其構造直不可思議。則列子所謂清濁沖和之區分。蓋亦從想像而言。猶未能探造化之原也。

子列子曰：「天地無全功。至而無不知也而無不能也。」

懷民按：江濤氏云：「論天地聖人之道。則無不該也。無不備也。語天地聖人之用。則既已降本流末。困于形變之中。而各有所職矣。故天能天而不能地。地能地而不能天。聖宜通而有所否。物宜否而有所通。」又曰：「道常無爲而無不爲。無爲之職。卽萬變之宗。」

主。而莊子所謂真宰也。夫唯無爲則不拘於陰陽。不制於柔剛。非方非體。不死不生。不麗於時。不著於物。不屬於聲色。不主於臭味。出氣物。包形神。萬物皆資其用。而我初不離。此所以無不知。無不能。老君所謂其用不可既也。是以職教化者。必本於無爲。『道藏沖虛經解』按此篇以有爲無爲相待立論。江氏解以道與用。而歸宿本於無爲。頗得列子之旨。然其義尙非極至之論也。宇宙之間。含有一物焉。老氏謂之道。釋氏謂之法界。混淪磅礴。彌綸萬有。蓋幾乎不在也。指乎未落形氣之中。則名之爲如。狀之爲無。先天地生。爲萬物母。迨其與物質和合也。則名之爲識。爲心。爲性。此中土無與有對待之義所由生。然依於無而言。則固不可限於形質之隔閡。而無乎不在。依於有而論。則八識各域於其職。而彼此已不可通。首楞云：「如太虛空。參合羣器。由器形異。名之異空。除器觀空。說空爲一。」又云：「空有二俱。非迷晦卽無明。發明便解脫。解結因次第。六解一亦亡。」此卽爲究竟之義耳。

疑寒室詞話

徐興業

作詞當尙情真。不當誇才大。情其情真。而後有板拙語。至性語。惟其才大。而後有敷衍語。堆砌語。北宋諸家。除東坡外。才實不逮後人。但以其情真。遂覺脫語天籟。自有渾璞之詣。南宋諸詞人。才大而氣密。故能獨創詞境。不動襲前人。然以其真摯之情稍遜。味之終覺隔一層。清真詞于兩宋間。最爲擅場。其蝶戀花云：「喚起兩眸清炯炯。淚花落枕紅絳冷。」玉樓春云：「當時相候亦開橋。今日獨尋黃葉路。」又云：「酒邊誰使客愁輕。帳底不教春夢到。」皆人人意中事。眼中情。而以不經意筆出之。遂成絕詣。此南宋諸家累千鈞之力。所不能到者。

清真六醜詞云：「怕斷鴻尙有相思字。何由見得。」是結局之神拙者。求之後世。惟梅溪東風第一枝云：「恐風轉桃柔歸來。萬一灑橋相見。」意境差似。但稍嫌刷色矣。詩人體物感情。觸境抒懷。發之于文。不必求人知我意趣之所在。而感非一端。觸非一境。故自三百篇古詩十九首以降。皆爲無題之作。佛家所謂無人相之說也。唐五季北宋之詞亦然。自東坡清真。間爲詠物之作。大抵託寫感懷。借物以抒情。似東坡詠雁以訴飄零。清真蘭陵王詠柳以

寫別情。花犯詠梅以抒其二年之身世。遂啓後來詠物一派。至梅溪詠燕。劉攽之詠指足。摹狀繪色。已落言筌。後此更摭拾故實。廣徵博引。情韻皆匱。斯爲極蔽。

朱彊邨先生易簣前。口占鷓鴣天曰：「忠孝何嘗盡一分。年來姜被減奇溫。眼中犀角非邪是。身後牛衣怨亦恩。池露事。水雲身。枉拋心力作詞人。可哀惟有人間世。不結他生未了因。」先生素篤于友愛。與仲弟孝威共寓吳。相依爲命。年前病歿。詞中第二句指此。有子雋而殞折。晚撫仲弟子方飭爲嗣。時尙未冠。第三句指此。先生晚年作詞極少。此詞自道身世。尤可珍貴。

納蘭詞小令淒惋處。於南唐二主非惟貌近。抑亦神似。至蝶戀花數首。則勢縱語咽。淒澹悽惻。得正中六一之遺。清初詞人大抵承明季之極弊。小令學花間。長調擬蘇辛。陸次雲汪懋麟以下。專事纖小。格卑語狎。湘瑟（錢芳標）延露（彭孫通）稍稱醇正。亦瑕瑜互見。迦陵號名家。不脫叫囂奔放之習。錫鬯入於南宋而不能出。以視汴京尙遠。追論五季。故欲於清初求詞有真氣者。其惟納蘭乎。蕭若雲水雲樓詞。瑣然冠有清三百年。清靈直逼白石。

而身世感懷。發為沉鬱。其度江雲云。縱青衫無恙。換了二分明月。一角滄桑。甘州云。待攀取楊枝寄遠。怕楊花比客更飄零。又云。畫眉錯問愁深淺。皆慘

詩詞

至徐家匯尋矯龍舊址追念亡第揮之賦此

誌痛 獨振

舊夢重尋亦可傷。翻驚狹路化康莊。百年骨肉嗟零落。萬里精神豈渺茫。照屋綠波猶緩緩。忍人斜日漸荒荒。誰能更待聽鄰笛。忍淚歸來強一觴。

餘悲未盡用前韻再作一首

才見遺踪意已傷。枉誇平日誦蒙莊。死生也許關天命。哀樂安能付渺茫。欲洗兄悲兼弟恨。除非地老與天荒。早知一滴今無與。悔不當時共萬觴。

柱尊賦詩問飲不盡醉次韻答之

蕭蕭木葉下高柯。奈此淒風朔雪何。取煖斝杯原亦醉。歡談一石敢辭多。我今蹤跡如秋雁。余每星期以自錫到任課客裏。光陰快逝波。豪傑一時推倒盡。古人喚起更長歌。

盤斗寅兄漫游歐俄經西伯利亞海參威日本而歸相見渥

濱約共飲酒且送其南旋

別君春雪會冬霜。客裏將迎總斷腸。北海因風向南海。西方逐日又東方。不知大地三游遍。何似高樓一醉良。把盞且休增感慨。此中無物許滄桑。

解語花 遊宜興善卷洞

楊鐵夫

淡。極自然。所謂自然從慘淡中出者。一代雅音。還得復見。譚復堂以之與成容若項蓮生並論。猶非允言。

按莊子釋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余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為哉遂不受于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

千年古竈。問訊西風。幾度停鸞。相傳善卷仙去。鸞青發。鴻鑿空。近十年始開聖淮南子未有天地之時濼鴻源洞莫知其門趙注氣濼鴻山形如雲霧也通沅澧茅峯三洞。有上中下三洞上中兩洞相通雲海立。龍戲空。高尾墜垂天棟。洞中有橫直柱天然而成主八名之。曰松曰梅余謂不如名曰鐘棟為合洞頂石形變幻如龍不一而是故以龍尾擬之。大壑仙槎一縱。下洞警瀑布可以行步怪天河無月。珠闌曬擁。惟不透光。乳泉凝凍。相傳鍾乳皆太古澗水結成。詩心洗。石氣荒荒搖動。洞中寒暖氣都有蓬山待夢。試先採芝苗歸種。最堪憐。春壓樵肩。半杜鵑紅重。專憶得杜鵑一二即可為米今路上見樵婦擔中多插梅花訝其何以有如是閒情迫而察之始悟已將杜鵑樹本砍而為薪花從其樹之橫枝見於外耳物之不爭獨此乎哉

步寶界橋上和无恙二首

錢夢孫

雨後春山滑滑泥。湖陰如墨壓天低。不須秋色東南滿。苦向垂虹覓舊題。天海歸來氣未平。柔山媚水可憐生。知君不作騎虹想。曾踏金鼇背上行。君曾遊日

蔚師園中看海棠同右遺振心緒先生

自北京

猩紅猶屬可憐春。惜取風光寂寞濱。病眼不禁供玉眩。靈
臚何處洗妝新。吹殘絳雪仍吾土。夢入宜華隔幾塵。省識
香南招恨意。漫將身世付飄茵。

散文詩

葉長青

散文詩 廿三年一月一日

光無故實散文詩。拉雜焉哉者也之。官律不高文字順。莊
諧隱顯規時。

夫 廿三年一月二十一日

中國人與犬不得入。乃五六年前上海公園之標識。實則外
犬常出入。犬犬之間又歧視。不知國人何嘗及外犬。逸園
賭犬賭色犬等備。賽跑捷足奪錦標。中外萬乘仰犬鼻。伶
竹竹美國之戲犬。五十萬金保險值。六千國幣一乳犬。奇
種來自德意志。尋常犬種每月三十圓。飼犬者暗吞其三圓
。僅有鄉人入城市。汽車奔馳不及避。一命例值三十圓。
僅一關月犬糞餅。更有外僑之浪民。慘殺我國之民吏。懲
凶無恤皆空言。會不得伶竹竹保險費萬分之一二。

哀樂頌 廿三年三月二十日

嗚呼秦縣長。報紙喧傳養狗矣。危邦不入亂不居。怪公胡
為乎而仕。或者仰事俯蕃迫出此。或者自命底柱屹河水。
或為公誼私情不可逃。或為死後銘旌足夸紀。公生何年長
何里。一一使我費懸擬。我之哀公豈止矣。我淚汪汪滄海
末。我會二度管縣符。此中甘苦略能指。今之良吏古民賊
。剝削民膏入飢饉。一縣之長平一縣短。小小兵士不汝

幽 尊 月 刊 第一卷

齒。今日軍精若干錢。明日履役履船供板椅。儘有富人驅
僕媼。充量頗指與氣使。咄嗟空辦不可能。土習汝粗下及
子。有時反接入軍門。貽誤戎機立棍筆。何況主席於縣官
。遠非泰山壓卵比。汝作文官胡不武。武官能文試屈指。
兩粵閩浙贛皖楚湘川滇黔豫之主席。乃至山東陝西山西甘
肅青海新疆察哈爾。前年湯玉麟。不戰送熱河。中央盛怒
將職撤。熱河既去職本無。惶惶通緝之令出乎爾者反乎爾
。毋怪昔日東北張將軍。既失三省又昇皖鄂豫三省剿匪總
司令。使失乎彼者得乎此。嗚呼秦公汝官胡不顯。汝罪當
誅因此耳。中央本寬大為懷。偶然於汝有歧視。秦三敗將
終報秦。魯一曹沫終存魯。告朔由來重餼羊。曹生乃敢妄
談國家之綱紀。

右 長青師散文詩三首。第一首標明宗旨。第二三首一語一莊。同主
規時。吁衡當世。詩道窮矣。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其在斯乎。
爾爾續論。心嚮往之。錄二月一日薩爾哈德一首。以誌授受。弟子沈
淑記。

日耳曼之有薩爾區。亦中國之有東北四省也。是乃國家重丁士華之命
脈。孰途人皆曰不可輕棄也。紀元四年歐戰起。亂宗基路藍縷開闢之
土皆失矣。法德由來稱世仇。蹙國百里情何已。悠悠十五年。光復來
繼統。屬彼屬我。古籍之民要有權。列軍二十六。同赴白魯根。聞有
女子孟教那。來自上海八千之路何其多。舟車航空夜兼晝。一月十三
之日幸未過。一票既投票權閉。立身可以參天地。三月一日薩爾歸故
國。誰知去年同日愛新覺羅溥儀歸。沈沈失土嗚相恤。

讀梅村詩後

吳白子

景陽鐘歇景山春。遺老吞聲慟甲申。重見漢家徵四皓。獨
憐海角隱孤臣。前朝文獻兵戈後。異代曠境耳目新。地下
若逢莊帝。漫談雞犬滿胡塵。 梅村有「我本漢王香鬢亦不歸」
語。讀人同之句。

第三號

五九

贈友

任家梁

雁返衡陽客返鄉。江南正值百花香。聚頭終是詩和酒。分手還如夢與商。好語穿珠容我拾。清言霏屑耐人嘗。羨君衡嶽登臨快。偏促羸駒笑我忙。

偶成

謝學裘

朱雀橋邊我故家。如今飄泊已天涯。衡泥燕子如相識。飛去飛來感落花。

國風社詩選

杏花天口號

黃源激

作客年年久未歸。梁溪又見杏花飛。却思萬水千山外。綠滿豐城草木肥。

春日城樓縱眺懷人却寄

張人駿

桃花如燒曉煙清。不盡川原入望平。四野多風歸燕急。一篙添漲去帆輕。朝無俊父空簪塞。國有流亡怕議兵。高處屢揮遊客淚。半因傷世半懷鄉。

中秋寄友

歐陽革辛

梧桐疏雨一燈孤。雲裏嫦娥不可呼。南嶺吳門天各一。珠江今夜月明無。

登龍頭塔

盧寄瀛

尋幽氣塔上。直達翠微巔。峯勢控吳楚。雲光授水天。坐聽松子落。臥枕石頭眠。倦仰憑游騎。山花異樣妍。

次經巢論詩韻示亞先百朋

錢大成

我詩誠粗野。愛說自家意。甯可失之俗。不盜古人字。性情斯爲正。培養浩然氣。詩中須有我。力學可相濟。學詩規風騷。豈必求相似。廣鼎原逼真。舉世皆稱僞。擬古不

明變。終爲靛嶺士。試看古詩人。風骨各有異。酸鹹隨厭宜。寧有同一味。吟詩淡生涯。莫作名山事。敵帚亦自珍。幸得勿中棄。友生每私我。我自不宜世。碌碌本無奇。嗜痴得君輩。甘苦且共論。此中可暫寄。

夢至一處風景幽絕醒後成一絕

彭天龍

雨過峯如刷。鐘聲冷夕暉。偶來松下坐。空翠滴人衣。

過寶界山見農民開山有感

宋恩培

煙波隱約耀山岡。鑿石開山爲底忙。料得十年重到此。此山兩面見湖光。

陪仲聯師遊蠶園登景宜樓

陳光漢

乘興登臨別有情。倚欄風物更澄清。雲開落木千山遠。日射晴湖一道明。細數征帆知客過。閒看飛鳥覺身輕。無邊煙水堪終老。何必區區世上名。

春望

胡一德

又見風光大地新。殘山賸水可憐春。桃花紅照沙場月。腸斷交河夢裏人。

旅懷

陳顯道

頻年飄泊在天涯。書劍無成只自嗟。一片秋痕黃到柳。絲絲猶舞晚風斜。

看桃有作

吳祥豹

靚妝如面亦如霞。幾樹臨波照影斜。息國空餘終古恨。天台猶放去年花。韶光占斷虛春夢。紅雨飄殘恨有涯。苦向香泥埋玉骨。幾多涕淚爲芳華。

寄蔚春鵝湖

郝維谷

綠染江南樹樹明。鵝湖春滿碧波輕。憑君乞取桃花紙。寫寄天涯一段情。

校聞

(1) 旅滬校友將組織同學會

本校旅滬校友石巖盧芷芬河梅仙諸君。為研究學術聯絡感情起見。將組織無錫國專旅滬同學會。聞滬上黨政軍學各界均有本校校友服務其間。他日成立。當有偉大貢獻也。

(2) 上海商務印書館教育雜誌社來函徵

求關於讀經意見

上海商務印書館教育雜誌社。以讀經問題。關係吾國文化學術前途甚大。特以五月號為討論讀經問題之專號。快函本校。要求撥冗表示意見。聞唐校長除自撰論文外。并分函各教授。請亦著文應請。以供全國學術界之研究。及青年讀者之參考云。

(3) 新加坡華僑吳可培來函請求唐校長

惠賜近影列入聖哲畫象記

新加坡華僑吳可培君。久已私淑唐校長。對於所著四書大義。以為昭同日月。實曠世大師。近又來函云「曾文正有聖哲畫像記。中列文周孔孟班馬左莊葛陸范馬周程朱張韓柳歐曾李杜蘇黃許鄭杜馬顧秦姚王三十二人。今竊欲私增關岳文成王陽明李二曲曾湘鄉唐大倉。即乞惠賜玉照」等語。

由此可知校長聲教之遠矣。

(4) 陳天倪先生下學期決來校

本校前教授益陽陳天倪先生。上學期為廣東中山大學師校長堅決聘為文史研究所講座。不得已暫辭本校教職。茲同學中得陳先生親筆函。下學期決仍來本校。校方亦盛傳此事云。

(5) 唐校長年譜出版

本校校長唐茹經先生。自訂年譜。由本會刊印。已於四月一日出版。內容關於先生道德文章事功以及國家大事。莫不詳盡。且備教務長更有按語及著作年表。益臻完備。馮先生之老子通證。亦已付印。不日出版云。

(6) 本校教授室藏書樓落成

本校圖書館積極擴充以來。除原有典籍珍本幾萬卷外。又添購大批國學叢書。及應用圖籍。原有書樓一座不敷應用。故學校議決添建。由江應麟建築公司承包。於舊圖書館左側空地興築鋼骨水泥樓房一座。上為藏書樓。下為教授室。茲已落成。正在油漆布置中云。

編記

上期排印時。以時間匆促。學生會執委中漏去體育股長與均之君。又楊鐵夫先生詩中熟字錯作熟字。特此更正。又本期稿件擁擠。未登稿件。下期酌登。國風社來稿極多。亦以篇幅關係。未能儘量發表。諸希鑒原。

無錫唯一百貨大商店

地址無錫公園路 電話一三二一號

統辦環球貨品

新聲書局

搜羅著名國產

時代的巨輪不斷地進展，物質的完備當然也跟着邁進；新聲書局是本着日新的意思，為社會服務，在商場上放一異聲；剔選貨品，精益求精，價格低廉，比眾不同。舉凡學校用物，運動器具，化妝香品，華洋百貨，摩登花樣，應有盡有，職員和藹，尤為特色，歡迎參觀，歡迎採購！

蘇州汪瑞裕茶號

搜羅國產 佳製名茶

獅峰龍井 洞庭碧螺 天都雲露 崇安武夷 應有盡有

雲浮碧乳西州來雀舌之珍霞映紫茸北苑貢龍團之品靈鍾天地秀毓山川言悅志於神農詳明目於本艸茶經舊載法原具有三篇食譜新研色香味而兼備是以本號遍搜奇種遠涉名山緣飲料之所資實芳薈為常品滌煩療渴賴茲嫩蕊佳茗卻暑益思如彼靈芝瑞草是則茶名為用允宜福祿攸同用撰燕詞藉供大雅
總號觀前大街 電話一〇九六
東號醋坊橋堍 西號觀西大街
品茶部附設在總號二三層樓歡迎 各界惠臨試品

保 留 版 權 禁 止 轉 載

價 目 表

特大號	期學一	每册	一
	册五	自取	四角
另	運郵	郵	五角
	定	角	角

之四分	頁半	頁全	尺寸	地
		元十二	封	前內
		元十二	面	後封
	元十	元六十	封	後內
	元十	元六十	別	特
元四	元六	元二十	通	普

國專月刊廣告簡則

- (1) 廣告如須製版費由委登者自理
- (2) 長期刊登另訂折扣以示優待
- (3) 廣告刊登於本刊出版樣本送到後憑合同收取
- (4) 廣告刊登須一次付足如訂立長期合同亦可分期
- (5) 廣告中西字均可惟底稿須用楷書寫以免錯誤
- (6) 委登者如欲廣告部代擬格式字句亦可惟登載後
- (7) 如有商詢請與廣告主任任家梁君接洽

國 專 月 刊 第一卷第二號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四月十五日出生

◎定價大洋壹角◎

編 輯 者

無錫國學專修學校
學生自治會出版委員會

發 行 者

無錫國專學生自治會

印 刷 者

無錫民生印書館

經 售 者

各大書局

陶社啓事

本社刊印鄉先哲遺著已五歷寒暑除江上詩鈔及江上詩鈔補已經先後發行外其業經裝訂工竣之書茲特定價披露於左以便社會人士之選購焉

奇姓通明江陰夏樹芳輯二元八角

定峯詩鈔清江陰沙張白著三元

未菴初集清江陰曹禾著一元四角

經餘隨筆清江陰繆榕著一元四角

讀史諍言清江陰章詒燕著一元二角

東林同難錄清江陰繆敬持輯八角

桑梓見聞清江陰趙謙明著八角

試峻堂文鈔清江陰王蘇著七角

二介詩鈔明黃毓祺著
清李寄一元四角

天香閣隨筆清李寄著六角

十五樹金粟廬詩鈔清江陰陳毓秀著四角

水雲樓詞清江陰蔣春霖著四角

春鷗詞清江陰葛湘著四角

蓉江詩話清江陰顧秉慈輯二角五分

定價大洋不折不扣 地點江陰南門城內祝氏怡園